青城集 五

行狀
墓誌銘
碑銘
哀辭 祭文

共五

青城集目録卷之九

碑銘

靑城集目録卷之九

青城集卷之九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行狀

知中樞府事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箕男字靜叔慶州人也始祖諤平章其後多聞人高祖諱成茂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禮臣贈左賛成祖諱夢亮左賛成 贈領議政考諱恒福領議政鰲城府院君諡文忠公勲業名節具在國乘母錦城吳氏監察彥厚女文忠公之副室也公以萬曆戊戌十二月十五日生氣宇豪俊識慮深遠文

忠公奇愛之以爲類己嘗製大鵬詩以遺之鄭錦南忠信亦曰靜叔才氣勝於白沙大爺云 宣祖嘗問文忠公卿諸子孰可用文忠公以公對時公尚幼也光海戊午文忠公卒於北青公從母氏守墓於抱川十餘年斗屋蕭然柴水不給而窮達欣戚不一動其心 仁祖庚午中進士愚伏鄭公經世以吳氏節行白於筵席 仁祖命官一子公感激 殊恩圖以身報時北胡方肆戎馬數警公乃捨文就武求効於邊朝宰亦以將材薦辛未以功陞資丙子胡亂扈 駕入南漢躬侍羈靮不避艱險 仁祖泣謂羣臣曰倉

卒之際失子乳女有能爲我求得者乎公請識其乳
媪名卒求得於賊藪以返當送使虜陣人皆憚行公
自請於卿宰曰此行可屬之我乎綾城具公宏遂薦
之 朝假公禮曹判書馳往虜陣將入陣門虜故奪
公馬鞭以試之公正色顧之曰軍中不可無鞭汝安
得無禮虜皆聳然敬服竣事復命 仁祖奇之亂定
命陞資仍除洪原縣監旋移靈巖郡守未幾 命陞
資入爲同知中樞府事兩西新刱於兵瘡痍未蘇又
當燕路之衝虜使旁午列邑疲於供億 朝家難其
任常以公應選戊寅除寧遠郡守辛巳除陽德縣監

乙酉除遂安郡守 孝廟辛卯除白翎僉使癸巳除理山郡守乙未除豐川府使己亥除信川郡守未幾移瑞興府使 顯廟甲辰除長淵府使庚戌除祥原郡守在西者凡十邑虜使入我境徵求無厭少不如意輒肆詈辱節度使以下莫敢誰何獨至公所恭受館餼相戒不出一聲公居官常務淸凈之治鈴閣之下寂若無人淸白尤爲吏民所懷解官則家無儋石之儲所居城南小屋不蔽風雨妻子凍餒晏如也公兄主簿公奎男退居高陽治農自資公家居輒仰食焉主簿公常戲曰吾弟無我必餓死傳者以爲美談

其遞豐川也載一石以歸常謂子孫曰余平生官力惟此一石可置我廟前人或比之鬱林石賊适嘗貴時聞公名固求見公辭不往人或謂公曰彼以善辭請盍一見而辭之公乃造焉适方坐池邊使侍婢梳而延公公直入坐取其梳投諸池而責适曰周公大聖也猶握髮以待士足下何人乃無禮如是耶适遽起謝然公歸謂人曰适不可再見适亦不復請未久逆亂作人始服公先見丙子亂時公與主簿公議家屬避亂之所主簿公曰江都天塹勢必萬全我之家屬必送于此公曰江都雖固必爭之地不如山峽主

簿公不從送之江都及城陷主簿公兩子皆俘焉獨公家屬避於山峽皆得全嘗隨使入燕我國婦女被虜者皆來見泣訴曰我某某家女也幸公歸言使卽贖還公歸絶不一言子孫或有問者輒呵之曰 國運不幸士夫家遭此變難吾固不忍言況令汝輩知之爲妄言招禍之資耶老而閉眼長卧不問世事嘗聞一家有兄弟稱貸之言蹶然起坐召戒之曰凡稱貸云者在他人則可也兄弟一己也己物亦可貸乎斯言奚宜於吾之家也嘗書遺子孫戒令薄葬仍曰余年已八十利欲鄙俚之事吾知免夫其自信之篤

如此嗚呼公少以材器擧晩以廉謹稱趾美名家受知　聖上又値薪膽之會一時名公鉅人莫不推轂謂可以大用而顧骯髒自守不事苟合以故歷試止於州縣其除白翎也朝議將以西閫畀之而亦未果完城崔相公鳴吉常爲之嗟惜不已　肅廟丁巳陞資憲戊午陞正憲皆壽職也庚申十月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三葬于抱川花山負坎之原從先兆也碣文公所自著略書其平生然亦足以想見其爲人也配開城朴氏主簿悌男女有婦德先公十九年卒子時憲時敏時一五女適某某庶子時健時憲子世百

世勳時敏子世業世茂時一子世蕃曾玄以下多不能悉記列居畿湖無一食貧者君子於是知公種德之深而淸白之於貽後也大矣今 上丙戌官公六世孫百喬謹狀

遲齋金先生行狀

先生姓金氏諱墩字子文號遲齋世籍延安始祖諱暹漢顯於麗朝官四門博士十三傳而至懿愍公諱悌男以 宣祖朝國舅有炳生大節事載國史於先生五世祖也高祖淸州牧使 贈左承旨諱球曾祖廣興倉守 贈吏曹參判諱天錫祖工曹正郎 贈

吏曹判書諱溜考永柔縣令 贈戶曹叅判諱相履
以文章行義重於世號蟾曲妣 贈貞夫人延安李
氏繕工監奉事諱弘著之女考妣之貤職以先生壽
也先生以 肅宗乙亥十二月十六日子時生於漢
都之大寺洞宗家四歲遭大夫人喪淸羸善病叅判
公憫之及就傳未嘗課督然先生幼自勤學及長華
闡藉甚雅性恬素淡於榮利於世間一切事務泊如
也閉戶潛居專意古經間從槎川李公秉淵爲詩先
輩莫不推許而亦非所好也常以爲六經固皆聖人
之書而易則更四聖而成書實羣經之祖宗也故其

學專主於易時可湖安公重觀善本義易以邃學稱先生從之學久之而未得其方於是遍搜諸家凡所謂佐翼易經者無不討究而竟亦無得焉乃求之於河圖精思冥索至忘寢食者屢年盡得其奧推之於易渙乎其四達矣始易家者皆以河圖屬之伏羲八卦故論方體則序次違辨時義則生成錯而圖若無藉於易矣金仁山履祥始知圖之四方與文王卦合而四隅則猶未省其相合也先生始定以河圖屬之文王八卦四方以正四隅以變象數功用無不相合而易之本於是乎在矣先生逾益自信用力之篤如

漢儒之專門也積累既久解剝益精傳義之未詳者
先生皆洞釋之無遺參判公識鑑高明少許可然聽
先生論易則爲之欣然起坐若沉痾去體也戊辰丁
參判公憂既葬歸原州丙舍服闋之二年銓曹擧先
生爲繕工監監役知故慮先生不出多移書起之繼
妣貞夫人亦勸之出先生黽勉就職未幾用別工作
勞甲戌陞拜司饔院主簿遷東部都事除永平縣令
涖民以誠聽訟以直政簡而惠孚取廉而予厚永人
久而頌之暇則輒展易講究几案之間蕭然若無物
適值乙亥大歉丙子春　朝令設賑先生以邑薄不

能辨賑穀屢請於按使而未見許固求免歸而亦不獲御史之過境者乃以賙賑無策 啓罷先生欣然返曰固我願也 上既聞永民急令御史復馳往賑之至則實無以賑也始悔前 啓之誤先生自未官時已註易數卦至是益勵著述雖寒暑疾病不廢凡三十餘年而成窮天地之故極陰陽之變吉凶消長之幾禮樂刑政之本詩書語孟大學中庸之要一於是而發之書盖數千萬言名之曰傳義後錄命嗣子繕寫而藏之又有河圖解深衣解並藏于家先生性至孝奉養務悅親志及遭大故年已衰老矣執喪無

違制居常語及先故必涕事繼妣貞夫人盡其誠禮
貞夫人安之逾於己出兄弟五人常欲同室以居而
貧未能也常以爲恨三弟最貧居隔一崗而猶以爲
遠使移家相近當食必與之同待人一以誠信表裏
坦然無物我之辨見人有過必正規之已則忘之厚
於故舊容其過忤而纖芥不滯於心晚年家益貧朝
夕屢空而不以爲憂左右圖書惟以講說爲樂冠帶
必整終日端坐未嘗見倦惰之色雖篤老亦然聰明
絶人讀詩經三遍終身記之平居簡重寡言笑及論
經義沛然若不可遏待問而應如鍾受扣雖與稚昧

言必竭其端不撓不止也先生以壽耉屢承錫爵拜
僉樞同樞府事至登資憲階　英宗乙未十月二十
七日夕考終于點易軒前五六日顧嗣子曰吾將逝
矣遍誦古文不撤氣色逾益安泰將終子弟有問曰
夫子何憾與答曰工夫未足是爲憾也曰夫子六十
年篤工而猶以爲不足與莞爾答曰是何足爲篤工
也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十二月七日窆于安昌負
壬之原後四年改葬于癸坐之麓卽點易軒之背也
堪輿家以爲吉故撤舊第以厝之先生以醇雅高潔
之資畜剛健篤實之德志以道立氣以理順不俟操

存而涵養自熟不勞省察而言爲自正平生保赤子之心始終守處女之行天分旣高矣夙深風雅之工長篤性命之學沉潛乎經典貫穿乎子史唐宋以後無理文字未嘗經眼而惟古文是尚其載道也若地負而海涵其晰理也若毫分而縷析也文章亦偉矣孝於父母友於兄弟謹於祭祀惠於宗族篤於朋友儉於衣食內行亦備矣非王道不言非天德不行雜霸功利之說不敢至於前衰世朋比之習不能動其心擇術亦精矣退然歸卧於江湖之上窮餓而無悶俯仰而無怍敎授著述樂以忘老晩節益尊矣然此

未足爲先生大也竊嘗聽於先生之敎矣盖曰易格物致知之書也惟聖爲能知易明於人道故也故近而日用事物遠而天人性命無非易也後之學者反乃求之於玄虛窅茫之境故其說逾精而其理逾舛至於讖緯術數之言亦必援易以爲重高者足以亂經卑者足以害敎易道寧有是哉故易道之不明諸家賊之也及程朱之傳義出然後易道始正聖學復明然程傳專於義理本義專於象數莫得以一之是易猶未得爲斷書也夫易之爲書假象以顯義依數以明理也義理固象數之本也然捨象數而論義理

則猶捨形氣而論心性也烏可得以明之哉然主象數者乃或以占書斷易占固易道之一也然易苟占書而止則一卦繇足矣羲之畫文周之辭孔子之翼何如是鄭重哉且以孔子之聖三絕韋而十翼乃成今之求易者捨是而奚準哉卦變者天地陰陽之變也節候蓍策之變皆以十八爲度卦之交變并自否泰而來咸恒損益之類十八卦是已逐卦而謂之變吾未敢信也數者天地自然之法也莫神於河圖莫巧於蓍策大極之一也而分之爲參兩八卦之重也而衍之爲六十四是皆數之自然者也邵子之數謂

之一家言則可以之定易則未也故卦體宗孔翼卦變法程傳而數則祖河圖及蓍策如其言之合也丘建安之卦變胡雲峰之雜象幷吾取之苟有疑於吾心則雖程朱之傳義亦不敢强信也使四聖之道萬一有因我而闡發者則雖擧世罪我何恤焉先生自信之篤如此故卒能卓然有立作爲成書以倡絶學於千載之後於此方可見先生之大者非後學之所可指議也然先生猶以爲義理無窮見識有限書旣成矣而修潤不撤終身孜孜若初學者然觀乎其易簀前之言可知也於戲其至矣哉安徵君錫儆嘗有

壽序贊之曰高極於象數之原而不以事物爲可遺賾盡於變化之流而不以彝倫爲可離鉅包宇宙細入絲毫道學經濟無所不具後有大賢折衷羣言必將見採以載易書亦必與天壤俱獘君子以爲知言錫徽郎可湖子也先生四娶俱不育元配全州李氏縣監萬爀之女次配全州李氏通德郎益祉之女三配德水李氏垙之女幷　贈貞夫人四配貞夫人延安李氏宣輔之女佐先生於貧而無違禮宗黨稱其賢後先生四年卒取第五弟炆之子載軾爲嗣載軾娶縣監李聖中女有一男鍈四女載軾以大中承學

稍乂屬以行治之文大中之庸下豈足以知先生盛德之萬一而僣與於是役哉顧以受恩之深有不敢終辭者謹書平日所聞於函丈者而苐其世次以爲知德者考焉謹狀

東屛金進士行狀

公姓金氏系淸風諱得厚字子容始名致默後改今名字因之始祖仲高麗令同正四傳而入我朝曰吉通戶曹判書月川君曰順命禮曹判書淸陵君曰世英牧使淸風君曰彌性僉正曰大臨始落南不官曰柱天避閑寧土賊流寓金山子孫因家焉於公爲

六世五世祖高祖諱德用曾祖諱亨述祖諱義寬父
諱重魯安可湖重觀嘗稱以嶺南神童妣金城金氏
萬重之女以　景宗甲辰九月二十九日生公公幼
而躁九歲學書顚錯句讀又不耐父怒輟教役以
樵菜菜雖少無可揀十一歲以母氏命學於隣塾一
日受四十行衆莫不驚異之父始立日課課公公發
憤劬業殆忘寢食比冠已尚其曹偶嶺俗安土交游
罕出於境而公獨喟然遐眺懷廣交之志　英宗丁
卯通信使入日本文士在行者多弁一時之選也公
乃以獘笈蹇驢從之萊州海上文士無不傾倒推與

於是金布衣之名譟於都下公益厲意進取詞藻敏如宿搆每入場屋環立而覸公下筆者如墻然屢躓於南宫乙酉始擧進士年已四十餘矣游太學華聞益盛都下賢士大夫無不掃席待之然公不以自多彌肆力爲文章天才人工各自過人老而格力益振嶺之人士推以爲長善於敎授敎無貴賤親疎各當其才成材者多以故從學者殆居嶺之半焉讀書韻折動人人爲之語曰靑田唳鶴金子容公旣負不羈之才垂老無所遇乃自放於詩酒山水遇會心人輒留連忘返鄕人或訕之不顧也朝士大夫之至于南

者如閔侍郎鍾顯李侍郎秉模金侍郎尚默鄭順輿
持淳金庶尹履復俞判官漢炅洪判官元燮弁一見
驩如宿要與共唱和其所謂逵句長軸亦嶠南盛事
而余亦軸中之一也金侍郎至稱公以嶺南第一人
見公之所交游亦可以知公也今　上嗣服搜訪俊
髦吏部舉公副擬　獻陵叅奉而亦不復薦也家故
酷貧漂泊就食而親厨不乏甘旨人稱其孝公婦翁
仁同富人也田民半州而不能仁其女閔正獻百祥
按察嶺南憐公貧欲勸分其財公力辭曰丈夫縱不
能自資豈宜掠妻財以腴己閔公奇其言已之是亦

足以見公之介也與人交終始不易然去就甚辨鄭錫達挾子厚謙勢爲尚州牧欲得愛士名因公門生求見者屢公終不往後厚謙以逆誅而錫達竄死人始服公先見少與洪翼敏鳳漢好及其貴盛絶不至其門沒乃赴弔焉公雖窮居草野常抱忠君憂國之志適　上求言草疏將上旋以父命止甲辰春以父病不解帶二十餘日親愈而公病矣呼家人泫然語曰吾若不起誰能養吾親乎因使子邦駿展達句長軸而曰覺吾胸灑然病彌不廢談文將絶精神不亂惟視老父之面沒以二月十六日卯時享年六十

一葬于比安機錦山艮坐之原有二子四女長郎邦駿季子光駿一女適柳英緯二女適呂千明餘幼公自號癯仙以貌癯也晚居比安之東屛山下又號東屛沒而都下送誄以哀之者多嶺之從公學者上書按使請刋行其文集余亦豔聞公久矣幸與邂逅於逵句相視便莫逆也一面之後遂成千古嗟呼惜哉邦駿纍然杖苴來求公狀余不忍辭也遂依公自狀及聞於宿好公者序次之待立言君子謹狀

坯窩金公行狀

公姓金氏諱相肅字季潤號坯窩又號草樓系出光

山新羅王子之後有諱繼輝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
曹判書大提學於公爲七代祖是生沙溪先生文元
公諱長生是生諱槃吏曹叅判 贈領議政高祖諱
益熙吏曹判書大提學 贈領議政文貞公曾祖諱
萬均承政院承旨 贈吏曹判書大提學祖諱鎭玉
江原道觀察使 贈左賛成考諱元澤漢城判尹
贈領議政妣靑松沈氏 贈貞敬夫人右尹諱廷輔
女以 肅宗丁酉正月十八日生公翌年貞敬夫人
捐世 英宗甲子登進士壬申除 明陵叅奉甲戌
陞掌苑奉事乙亥移司饔奉事丁丑遷漢城叅軍陞

宗簿直長工曹佐郎戊寅除狼川縣監辛巳陞楊根郡守尋罷甲申爲翊衛司司禦乙酉遷司饔主簿陞工曹正郎丙戌拜朔寧郡守未赴罷冬丁議政公憂庚寅授黃澗縣監癸巳遷永平縣令丙申解官歸結城梨洞墓下 當宁庚戌 特教陞僉知中樞府事壬子二月十六日考終於丙舍享年七十有六以其年四月廿二日葬於梨洞負甲之原此其世系履歷生卒之大略也公天資近道得師於心未嘗以學問自居而謹守規矩敦行孝弟古君子之學識於其身備矣然闇然自修無求於外若世之功名毁譽榮悴

得失無一寘諸心而端居京洛類林野靜散之士時議欲以南臺起之南臺蔭仕極選也有吏部官來傳其議公遽前執其手以俚諧答之曰君不逼我南臺君必匪人有如掌吏部及旁觀者無不愕然議遂沮及除寢郎亟出應 命仍不復就舉居官簡澹眞率似魏晉名士腴司膴官視之若浼公會常屏處靜默座若無人然遇會心人輒移席就之晤言終日不厭出宰弁山水郡也至輒瀹井栽樹無異家居民吏兩忘訟獄以息去則常見思門戶鼎盛而公益謙約自持弊袍羸乘人不識其卿相之弟相門賓客傔從亦

少識面者間遭非理之加未嘗與之辨邂逅失官亦無幾微之見乎色平居喜讀易論語老子人或以老道目公公亦不自解也然公非耽老者也盖以吾道律身而以老道避世也公雖澹懐居物然内實嚴於淑慝之辨見古孝烈忠義之蹟輒感慨泣下不能自已於其相反者憤嫉亦如之盖其天性然也於世常恐其遇事觸發也先自斂避早歲謝擧實由此也意所不合未嘗曲徇道有難伸未嘗自直口不臧否人物而豥鉞自形於言外故其心日遠於俗而憾愠不及之也及遭家難廷論多頼公以紓而於公則議超

常格而用之雖僨技樂禍者議亦然卽公之見推於世可知已然公削跡都下從仲氏於楸下潛居靜玩一如在洛時沉冥自晦與世相忘然聲望之徹於時如少微之在遠霄也庚戌 元子誕生 上覃慶中外朝士年七十者幷許加資而公獨未之與 上特奬公知識之有涇渭 授僉樞職使卽日謝恩 上盖意公尚在洛也公亟來肅 命而返公没而 上念公不置屢發之筵席歎未及滁用乃官公庶弟相謙排銓徼而授之公樂善愛才惠好人倫披露情素掃剔畦畛談笑從容風流弘長性不喜貴游雖或見

訪亦不徃謝所與過從弃寒素之士以故懷才而窮
老者多以公爲歸文章不取藻飾緣情起辭情盡則
止語弃玄悟有味詩亦不主聲律意到輒賦古詩酷
愛陶杜之作書法肖鍾太傳世傳稷下體稷下公京
居巷也碑版家皆求之端雅古澹可知其有道者書
也人問作字法則答曰無他法作字敬而已少時清
羸善病以其精於攝養老益充健終致遐齡儉約絕
人飮食亦喜淡素一裘挾之終身毳毨殆盡乃其少
時判尹公所賜也一毫未嘗求人筆亦手束以用問
學之工老而彌勤夜亦闇誦古文不輟此公行治大

略也然竊聽於世之尙論者徒知公遺世之跡之高而未知其救世之志之深也何以知其然也孔子曰我信而好古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故君子學則古經行則古禮言則古昔古之輔世興俗用是道也今也則不然經焉而宗箋註禮焉而主儀節文焉而尙藻繪謂是之學者擧世皆是也斯幷道之末也而其本則弁髦也至如牛李之黨仇崔盧之甲乙均之爲末流之弊而明者亦莫能出其轂也公則所守者古經也所好者古文也禮則從簡非禮之本耶標置以自高辭華以自衒風議以相駕閥閱以相長高足以

擅名達汙足以網勢利衆武之所競趨而公則不屑
也安時處順夷曠蕭散視世之聲聞榮耀如飛鳥之
過虛空也寧爲寒士之楷範不肎爲顯者之質的思
以身救一世之獘而莫之能也無寧避世而安身也
然山野高蹈亦標榜之所趍也公又避其名也夙就
蔭調預拒徵招貞不絶俗隱不違親棲息都市之間
低回富貴之傍無土室之詭而有其遯有於陵之介
而無其瘠哀樂不入於心去來不見其跡殆古所謂
大隱者非耶卒之哀壑幽光自徹　九重没而猶承
聖王之眷使公而在蒲輪之迓捨公而誰哉嗚呼是

亦足爲　聖世之光何必用然後得哉配　贈淑夫人坡平尹氏縣令之彥女生二女繼配淑夫人咸平李氏堉女生二男一女長箕常娶延安李氏郡守述源女次箕書公以後仲氏女僉正李耇永判官沈公著李源順箕常一子幼公過愛吾文謂可與議於古作者之軌而與聞其行懿本末亦熟矣少時知照之盛老益不能忘也今承二胤之托誼不敢辭且幸托名於有道之狀謹爲之叙次如右以俟知德者採焉

墓誌

淑人金氏墓誌銘

雲陽之所有枕甲而上下封者其上故正郎和隱李
公時恒之藏也下則公之配淑人金氏也公旣以文
章名世淑人亦賢而有文佐夫子以女史淑人系出
慶州考諱必濟妣坡平尹氏思稷之女世居平壤家
產素饒公游學京師久交遊亦廣而資用賴以不乏
及公連取大小科宦達矣淑人之乘魚軒而從公者
再終乃偕公隱於和浦和浦在浿江下流江山之美
具焉公築書樓江上蓄書數千卷別起家塾聚徒常
百餘人蒔花種藥養鶴貯琴樓下繫小舫暇則上下
泝洄於練光石湖之間西都人士望之若神仙中人

而淑人實共其樂焉其遭父喪也適公在魚川任所
淑人草狀乞銘情文曲備公因以序之公沒淑人手
抄公文集八卷登之鋟梓遺公門生乞序於李大學
士德壽又乞銘於李相國宗城刻之墓道於是都下
士大夫幷稱淑人之賢淑人沒以 英宗癸亥享年
七十有六其以未亡稱者八年矣從公于祔而亡嗣
葬禮不備鄕里悲之後三十有五年大中適守是郡
爲之改葬如禮仍爲之誌其銘曰
穀與其文死揚其美書之于幽以補女史

廣寧李公墓誌銘

淮陽府西北長彌山下有塚直巳其碣曰上國廣寧
李公應仁之墓是爲　皇朝太傅寧遠伯成梁之曾
孫少保征倭提督如松之孫遼薊總督中軍副將性
忠之子李氏本籍朝鮮寧遠之曾祖英始入中原世
居廣寧之鐵嶺衛寧遠始以武功顯父子六人並列
明史提督又與弟如柏如梅著績朝鮮始提督公自
朝鮮還戒其子孫曰天下將亂矣朝鮮可以避地及
崇禎甲申李自成陷北京　天子崩總督公與兄子
遼祖炇之未幾淸人破自成據北京而天下遂爲戎
矣公時年二十七義不薙髮乃與潘姓一人墨姓二

人脫身東出朝鮮墨姓者一人道死遼東公獨與二人浮渡鴨水至于漢師朝廷欲官之公辭曰國破君亡何以官爲朝廷重其義不復强焉而命世世復其家公遂與潘墨入東峽至淮陽居焉終身不出山門言語不改華音每値　崇禎皇帝諱辰輒上屋後山巓西向慟哭終日云公初名應祖以避亂故改焉生于　萬曆戊午卒以　肅宗甲午享年九十有七娶慶州金氏生三男曰泰善泰明泰基孫十三人東錫泰善出東輝東華東葵東爀東燦東彬東秀東闓東休東白泰明出東馥東穠泰基出東輝生莞東華

生萱東彬生範東秀生芳東闓生蒖曾孫若而人先
是總兵公如梅之子憲忠死於深河之役其子成龍
逃入朝鮮子孫多居海曲 肅宗甲申築大報壇廷
臣有以成龍之孫白郎 命錄用 英宗庚申 命
立摠兵公主定爲不遷之祀 國家之崇報摠兵者
備矣獨提督之裔僻處窮山世無知之者 英宗甲
戌萱始得上聞遂登武科歷官内外其守泰安也具
狀助祭于萬東廟曰 皇朝提督臣如松五世孫朝
鮮國陪臣泰安郡守李萱敢助祭于 神宗顯皇帝
毅宗烈皇帝與祭者莫不異之萱之子光遇又登武

科今　上四年燕京李鴻文者送其世譜於宗族之在東者光遇受而藏之　上聞之亟命徵入光遇亦被引見譜於總督公及憲忠并以殉難無嗣志之知其東來而猶謂之無嗣者盖秘之也嗚呼悕矣銘曰

總督之子少保之孫曷爲東來葬此荒原冠巾在頂不愧先人嗚呼百世之下曰惟　崇禎之民

進士崔君墓誌銘

東海之陬有士焉曰崔君天翼字晉叔興海人也世爲郡小吏君獨自奮爲儒及擧進士則曰吾分足矣遂不復應擧家居教授者三十年以終今　上己亥

十月辛未也年六十八葬于龍田鄉頁亥之原君崛
起遐賤遊學四方於書無所不讀文學蔚然爲一路
之望然常自視若不足聞有賢豪長者必就見之性
俊亢多氣槩睨一世鮮當其意顧謙抑自持未嘗以
材能尚人平居儀容甚肅語必中理戲狎者莫至其
前以故知君者先稱其德而後其才申青泉維翰爲
延日倅君贄文而謁請爲弟子于維翰叩其所學驚曰
君吾畏友也我焉能師之哉及歸以其書籍付之官
長之至其邦者未嘗不延見見則必加禮焉雖驕恣
者無敢以地處侮之出入官府數十年是非一不及

身鄕人以是益賢之內行淳備兄弟五人共被而寢
家屬恒飢未嘗見戚色居室破弊邑守欲助之葺而
固辭也賓至必命觴賦詩風流動人遇可意人談古
今治亂得失關防形便瞭然如指掌聽者忘倦盖亦
非無意於世者也老而信從者益衆鄰州或開館延
之沒而加麻者多輿海僻邑也今多知名士君之功
也君幼頗縱肆不循法度夊俊傑獨奇愛之常曰輿
吾門者是子也縱之遊學不使服刀筆及長果以文
學名郡稱崔吏知子君無子以兄之子爲嗣門徒數
人分藏其書有詩集一卷將剞劂之永嘉權𤄃少許

可久爲郡宰知君深以爲擧世罕儔常稱以龍田翁而不名言于道伯欲薦之朝而未果原城元重擧亦盛推君目以嶺左偉人余從二君習聞君及至其郡則沒矣每過其墓輒駐馬久之遂爲之銘曰

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是惟孺子之銘吾於君也亦云

洪士沃墓誌銘

南陽洪公士沃篤行士也家居三陟海上余所記海雲亭主人也沒之四年孤仁協繭足遠來乞銘嗟呼銘公固余願也謹按其世譜曰洪氏祖太師殷悅至版圖判書思禮麗末謫眞珠郡因家焉於公爲十二

世祖曰淳海曰景業曰尚淵公之高曾祖三世也曰
諱重濂配江陵金氏通德郎始殷女寔公考妣也公
諱啓夏以　肅宗甲午九月一日生生有至性嬉戲
不違親教動止儼若成人見者皆異之未冠遭内艱
病革將斫指爲祖考所覺不果葬仍廬墓值祖考喪
以父居憂子不可居外徑歸事親一依小學及遭外
艱廬墓啜粥三年晨昏謁廟終其身遷葬亦廬墓三
月事祖妣崔氏繼母金氏至孝祖妣嘗病殗醫技窮
矣公號泣夜禱于庭氣窒而入戶外有聲視之虎也
低首振股若報喜者然祖妣病忽愈人以爲孝感弟

益夏稺而患痘幾殊公扶抱禱祝經歲不懈弟賴以
生長而求異居公歎曰我無繆彤之德安能止汝之
析居哉且從俗古人所不免也然連屋共被無異同
宮弟及嫂並沒於癘公躬護其殯未或出避撫育遺
孤均於己出撤屋材蔵器用待其長成築舍居之如
弟之初教學先於己子以其文才之愈也兩妹喪並
以家財殮葬不使其夫家費族有遠配當贖而貧不
能公賣田而與之贖一鄉稱其仁家故饒以行善故
貧然終不自悔屢空晏如也凶歲守宰憫其賢而飢
厚周以米則留數日食盡分之隣里嘗阻飢數日嶺

客有至者謝無以饋客出橐米數升求與共飯公笑曰家不食有日君我可獨飽耶客亦笑曰吾固試君也罄橐與之公命盡具粥渾家共啗朝夕仁及比隣而客亦不異供也其介而逼如此老而鰥卜妾乆乃知其前夫亦姓洪也卽出之隣族有誣公不測者一鄉公憤甚於己讐相率毁其屋逐之公力止之不得其人或來則待之如常曰渠直誤耳恩可絶乎雅性謙退未嘗以學識自處而視其行則篤學君子也嶺南禮法之家亦自以爲不及李咸昌憲洛目以關東夫子再登鄉解屈於南宮邑人以公孝行共請於府

求達諸上者三卒不果達李判書獻慶爲三陟宰行
鄉飲禮延公爲賔深衣大帶揖讓樽俎一邑以爲榮
觀今 上甲辰十一月二日卒享年七十一葬于屈
山負辛之原從先兆也配江陵崔氏粲奎女繼配江
陵金氏同樞聲重女子仁博前配出早卒仕協繼配
出庶子仁恰仁悟女適崔啓穆九睦元睦仁博子也

銘曰

孝友謙恭須安色温身無擇行口無擇言我思古人
於公也存

慶州金義士墓誌銘

草野豈乏死義者哉特患無地爾一或得當必以身殉如渴赴飮肉食者猶或後之悲夫盍觀乎壬辰之殤慶州金公應澤其一也　萬曆壬辰倭陷東萊厲鋒北上慶直其衝州民不魚肉則鳥獸竄公居墻洞在州之北山木蒙密線徑通永川倭十七迹之入公與奴千竹及村丁伺擊殲之間數日倭數十夜爇炬羣過公與里人十餘潛踰山夾路伏賊至急擊其背盡馘之於是人知倭可擊競起從公公乃與從叔自平會里人刑雞狗盟公武勇冠衆千竹亦壯士也一路倚以爲重東萊金廷瑞青松金聲遠義城朴茂先

安東盧義賢幷忠勇人也聞風而起樂與相應公捨家辭親起兵大寺洞摠二百六十人戰雞川殺賊無數我軍死者亦六七人遂赴權忠毅應銖陣大戰永川斬二級戰獨子巖斬三級仍擊土賊之出掠者抵平床原止軍單騎至家謁老父卽去癸巳戰倉巖斬一級射殺賊無數薄賊蔚山鶴城斬六級上兵馬營戰慶州金藏臺斬三級射殺賊無數千竹中丸仆公負上龜尾山覆以落葉納之以涎有頃而甦復負至家而去自是千竹病不能赴戰公失强輔矣是歲設倭頭科公中格而不受紅牌以倭未殄也連戰永慶

間獲四級射殺者三十餘戰西岳前浦斬四級日昃
軍疲賊圍數匝公奮力疾鬪賴朴茂先權應福救之
免甲午戰永川臨臯殺賊不可勝計永川別試二百
四十二人次第登科而公獨不與防禦使未及 啓
聞故也公亦不肎自言事遂寢只除訓錬副正至彦
陽猝遇賊大風急起公殊死戰賊披靡退乙未拜訓
錬正自是至丙申不下數十戰丁酉十二月四日逐
賊至西生浦力戰竟日矢盡劒折死之權忠毅從弟
應心亦鬪死公死之十九日髮婦稺孤跋涉至戰場
尋公屍不得乃招魂返葬于鵲店負良之原是歲秀

吉死倭亦捲軍返公字就用義城人高麗金紫光祿
大夫太子詹事龍庇於公爲十一世祖奉翊大夫三
重門下贊成事兼集賢殿直提學英爲十世祖入我
朝有郡守　贈兵曹判書之銳判事　贈吏曹參議
修德爲九世八世祖以七世祖用超錄　太祖原從
勳故　贈也曾祖希達祖億考順番箕子殿參奉公
以嘉靖辛亥生以孝稱死時年四十七配永川李氏
子景龍軍資主簿後　贈軍資正景龍生得元　贈
工曹參議得元生德俊　贈漢城左尹德俊生漢起
同知中樞府事以壽推　恩三代漢起生慶鐸爲慶

鐸緦免親者十四人不能盡記公之倡義非志於功故賞第則去之若涗力鬪六年誓殄國賊死而後已百世之下亦足以識公志也然 國家崇報節義嶺之死事者幽隱畢彰貤旌博被而公獨佚焉然傳公不在此也今去壬辰百九十有七年矣盟錄尙在公家首書金廷瑞權應心亦在焉故紙破爛猶可徵也

銘曰

匹夫殉節死國也榮後千百年識此孤塋

縣監李公墓誌銘

故河陽縣監李公以疾卒于官在任才三月耳及其

返鞫民吏哭送之〻甚哀久其頌不衰也非仁教之入
人捷然乎哉嗟呼公居則爲善士仕則爲良吏斯亦
足以答天分也公諱喜復字士休咸平人高麗大將
軍彥其始祖也高祖諱效元以大司諫論孽臣李爾
瞻配巨濟 仁祖御極始還屏居田野以終曾祖諱
澥咸陵府院君謚忠靖祖諱久松陰城縣監考諱爕
漣川縣監妣坡平尹氏進士斗宗之女寔生三子公
其季也始咸陵公以布衣恫念家 國之〻難與於靖
社之勳而視功名若浼自靖以終身以故子孫皆謹
勑修潔克世其美世稱李氏家法公薰沐庭訓性又

勤學文藝夙就然病世之以衒鬻招名者常退然內斂未嘗以文學自居然精華之外發者自不能掩也二十擧進士未幾伯氏喜謙仲氏喜觀聯擧進士伯氏又登第歷官中外漣川公壽考康寧備受志物之養於是世又以純嘏艶李氏公長身嫺眸言笑簡易一見可知其仁善君子也仲氏木川公淸修豈弟擧世稱其賢而謂公不愧爲難弟已巳除典獄寺叅奉陞廣興倉奉事辛未遭漣川公喪乙亥授吏文學官丁丑遷尚衣院別提戊寅監牧與陽辛巳遭母夫人喪服闋授承文院製述官未幾監蔚山牧戊戌知河

陽縣公以 肅廟甲午三月十六日生卒以 當宁
戊戌五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有五葬于水原治北負
庚之原公內行純備孝友天至漣川公性嚴重公左
右承事未嘗有子弟過親意甚安之母夫人多疾病
公躬執藥餌未嘗去側遭艱擧家就食於鄉而獨寄
京廬以畢三年伯氏罹奇疾飲食之費債用以積興
陽素稱腴牧而公爲更其債自食者鮮解官仍赴楸
下茅屋麥飰安之如素京倉例有贏米公盡散之親
族不以自腴居官務盡誠勤其在尚方荐當 國恤
僚官盡以公事出公獨當直事集如織而無不周辦

老吏讋服焉再監分牧弁有民頌河陽俗鄙惡分黨相軋或兄弟反面交訕公具曉之以道理悍嚚馴格爭鬩以息配東萊鄭氏縣令世恭女有婦德先公十三年卒祔焉生三男一女長鉉進士主簿次銖早沒次鐸女適淸風金在默内外孫男女皆幼徵余銘者鉉也銘曰

孝友恬潔以承其家推之於政善士之華

白陽川墓誌銘

英宗乙未余守雲山識縣尉白公風標聳拔一見知其俊人嗟乎材俊之生豈有中外遐邇之别哉直時

有用不用耳如公者安所用其材耶始公以詞學自奮於寺馬椽曹之伍擢 英宗丙寅道科梧川李公宗城牧谷李公箕鎭以新舊道伯涖試二公雅以試鑒名榜稱得人而公以妙年與焉唱榜之日命韻促賦進退七律藻釆動人二公甚加歎賞及其從仕在京北之吳尙顯張逵星西之李斗運南之田永受弁以遐鄉巨手名世而公又優與之上下時譽歸之嘗入殿講講訖 命誦公科製 上臨筵發歎曰向也嶺南高裕上殿通講下殿作賦余知其奇才今日之講賴此人洗之是亦關西奇才有給馬之賞出爲丹

丘察訪庚午丁外艱乙亥充承政院假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春逆獄大起　上日視鞫公記注傳宣嫺於要逅　上亟稱其能鞫訖　命陞六品官仍除成均館典籍遷司憲府監察刑曹佐郎丁丑拜陽川縣監二年而解歸遂不復仕雲山山水明麗類京洛鍾其秀者前推李德川時恒後則推公然公之辭章遜於李而風節則勝之臨江置小亭調琴觀魚常有出塵之想始與余遇欣然相合談笑之間感慨半之余嘗規之曰公處小邑而黑白太晰以此居世能無咎乎公亦視余而笑　聖上嗣服勵精求治四方風動

俊髦迭升余語公曰公今則可求仕也公亦首肯將與余偕歸臨行則曰聞朝有大厚謙豈吾求仕時耶余至今服其言蓋鄭厚謙以權凶誅而洪國榮繼之權權甚於厚謙故世以大厚謙稱之未幾國榮亦敗夾朝著清廓 上益求遐外之士關西文官多登臺閣之選而公則忘於世久矣孰有擧之者惜哉老修樂天故事與楚山金樋朴采鳳渭原朴致采嘉山金灦寧邊吉行同郡李晉夏金澤麗及香山僧六坦設九老會於香山留像普賢寺移書千里求記於余關西傳爲盛事己酉以罷散之久拜 莊陵令不就翌

年超授嘉善階公諱大成字君集生以 肅廟戊戌
卒以 當宁辛亥得年七十四始祖字經唐元和五
年避宵誣入新羅居雞林紫玉山號松溪其後二十
三世孫天蔵入元登第官至翰林學士元順帝時封
隨城伯東還始貫隨城子琚以徽旨徙雲山子孫仍
居焉高祖諱嗣文以壽授通政階曾祖諱惟珉 贈
掌樂院正祖諱時增 贈工曹叅議考諱昌道 贈
工曹叅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三世以公貴也公
之少也負笈夏棲寧邊靈鷲寺適少出暴雨山壞寺
僧盡沒而公獨免人知其必有異也葬雲山之延州

馬山負壬之原配廣州李氏恒成女先公八年卒葬
寧邊墨方山子鳳逵公沒之四年余復至西邑道過
雲山遂爲之銘銘曰
生長老死並在　清時一縣雖小猶見厥施雲陽之
麓葬此俊民我銘其幽以詔後人

渭原姜生建恒墓誌銘

篤行之士多在邊鄙以其外營寡而内飭專也以吾
所聞見如朔州之崔郭山之金弁西土之選也皆已
仕於朝金則吾亦志其旌也及官渭原得姜君建恒
惜乎已沒矣君生長邊塞非有文學友師之益而居

常雅勑自合禮律幼時見人侈服羞不再聘暗室獨處常若見賓雖逢暴雨未嘗疾步見者莫不異之孝友天至兄弟三人供奉老父君其季也捨其家私專意親養父鰥居善病君晝夜不離側寢則抱之同被保若嬰兒以故不入妻室十餘年渭俗以爲美談病則日嘗其糞及喪殮葬以禮廬墓三年忌日哀毁常如袒括時祭盡其敬鄉里法之篤於宗祀置祭田躬自耕穫以助祭或有故不與祭則衣冠而坐至朝出遇墓傍人雖賤必下馬禮之兄弟衣食與共平居不衣紬帛釋菜致膰之日必齋宿於外盜嘗入庫被逐

遺其帳籍而逸家人獲之將白於官君取而火之鄕
里推其仁鄭尚書實爲道伯致問饋以米酒沈侍郞
履之謫渭原知君篤行亦以文褒之然僻處遐荒名
不上聞不得如金崔之通籍惜哉君字輿甫晉州人
考雲賢以孝稱祖萬昌嘉善大夫曾祖厚一自河東
謫宣川子孫遂爲西人妣金海金氏香楠女以英
廟甲寅生　當宁乙巳卒壽五十二葬南浦負酉之
原娶密陽李氏昌柱女子亨齊弘齊女適宋繼殷亨
齊有文名爲郡椽以廉直稱銘曰
以厥懿行生彼荒裔董不遇韓曷稱於世

贈持平鄭公墓誌銘

烏川鄭公諱好謙字謙之大中之王母之外王考也以孝義稱孝則 贈司憲府持平義則陶菴李先生綷書之尊攘錄及 正宗丙辰大中奉 命編尊周彙編又謹書公事公之名遂百世矣大中亦與有榮嗚呼盛哉公以 崇禎丙子十月某日生纔三朔而國有金虜之難父諱梧避亂入江都明年正月江都陷歿於虜母泰安李氏與公在海州庄抱匿之免伯父砥平公諱楨無子取以爲子公遂主兩家祀稍長聞江都事則輒悲號不止十歲從砥平公入京適淸

使來觀者塡街公羣從兄弟要與出觀公方食推案責之曰虜殺我父家讐也滅　大明國讐也兩讐未復我稺弱終不能手殲其使豈忍觀也聞者悚然異之遂終身衣不苧帛食不滋腴嘗以苦戈自處聞
孝廟有志北伐欣然獨喜曰吾志今可成矣乃賣庄土潛購戰馬具戎服子亦使習鳥機欲與之從軍及
孝廟薨公痛哭曰天不佑漢吾亦已矣每遇　孝廟諱日必飯蔬性至孝母嘗氣塞欲絶公割指灌血遂甦後十八年而終公廬墓啜粥三年制畢直往江都沿渚哭擗舟人無不灑涕招魂而返復廬墓三年上

食適乏肉忽飛雉入厨而伏取之以供王母冲齡從
公于盧目睹如此大中又親聞於王母也服闋猶蔬
食朔望省墓風雨不輟哀慕至老彌篤　肅廟乙未
二月四日卒享年八十臨歿誡子孫曰尖體不收吾
當委骨原野汝等必不從令宜以素服薄板覿不用
轝葬勿築灰毋重吾罪也子孫從其誡　景廟辛丑
道臣上其行於朝遂蒙　貤贈公早孤失學然内行
修潔學問者有不及也家素腴喜拯濟人窮族皆依
之而活雅性和厚而嚴於嫉惡不少假貸隣有悍悖
者每偷牛潛屠遍饋隣族有不與者必刃刼之夜嘗

包肉而至公方臥背面責之曰亟去吾豈食若肉耶
盜亦不敢怒而去鄭氏世篤忠孝圃隱先生諱夢周
雪谷先生諱保公之九世七世祖也曾祖　贈判敦
寧府事霆祖　贈右議政行判中樞府事應聖妣驪
州李氏尚逵女配廣州李氏徵相女子淰　贈承旨
女適李公維賢大中所自出也淰生光孝元孝光孝
贈叅判曾玄以下多不錄嗟乎公直海鄉一下士耳
然殁才七年而列於　朝家之褒徵乎百世而備於
儒賢之策非至行之格天然乎哉大中幸備彌甥無
愧於誌墓矣銘曰

孝登褒籍義著惇史鑱之於石以報泉隧

敦寧都正羅公墓誌銘

安定羅氏代有名德至翊衛公振之以學是生二子長曰烈字子晦次曰杰字仲輿並有盛名於世而長公獨老壽盡其才學類漢儒之專經不屑屑於箋註盖其家學然也公傍治舉業　英廟癸酉赴進士會試太學士雷淵南公有容舉其賦以魁多士癸巳除獻陵叅奉坐微事罷乙未復　貞陵叅奉旋罷庚子除童蒙教官壬寅陞通禮院引儀轉義禁府都事癸卯出爲漣川縣監政不吐剛而求容以是見黜己酉

復內資寺主簿始翊衛公久於 莊獻世子宮僚隨事獻規後公沒之四年 英廟重加歎惜命別致賻至是 正廟見公首擬諭銓官曰予欲錄羅某之子銓曹擬之甚善旋移工曹正郎以輪對官召見 上曰 先世子容受爾父之忠言予以此載之 顯隆園誌爾聞之乎惜乎爾不由科甲進無以盡其用也庚戌除咸昌縣監咸俗喜仇爭縣有新安里塾奉孔朱二夫子及尤菴宋文正公畫像或人嫉其宗文正訟於官者久矣公至則曰書塾慕聖賢而奉畫像宜奬不宜沮於是或人赴於監司而又不得乃訐諸時

相而達于 上請撤院而罪公及逮問 上直其對
曰某豈避罪瞞上者予非惟念舊也 命還之官畫
像移奉于魯城闕里祠而誣訐者付道臣查治公以
文正畫像未宜奉於闕里謄牒監司轉報禮曹得仍
奉於新安時相復以閣令力請公罪公卒罷官就理
人皆慮其重何供上即放及冬監司以咸昌逋糶聞
蓋咸邑甚瘠孔道供億專藉倉糓秋則償之襲謬旣
久公則未秋而遞糶固未完及置對 上察其實令
道臣庚之而罪止削職癸丑叙復義禁府都事旋遞
庚申 當宁冊儲拜翊衛司衛率至京以眼病不得

肅命　上命遞職捨格給祿濟其旅食時有優老典
公年七十加通政階特除敦寧府都正及歸給乘及
道里費而遣之公氣峻性夷處醜不爭居俗無染然
每獨吟遐眺有揮斥八極之意見世之齷齪荏厲者
去之若浼與人交終始不易門戶町畦無異視也鄉
居則不立崖異洸愛甲牧由由如也篤於內行敦尚
孝悌祭則雖祈寒必沐浴致齋至七十不懈與季氏
同居共學寢必同被食必對案雅好山水三入金剛
嘗盡室入茂朱十年乃返詩宗少陵書學右軍奇健
奧妙季氏亦然晩與余好屢顧鄉廬常慕麗家炊黍

之會及余久直秘省公在禁府每公罷輒過余竟晷是時秘省會者多名士然常待公而爲重公素不喜權貴適有貴人之妹婿爲僚郎以府規設饌會諸僚公意其出婦家托病不往與余出北屯看花其人知之怒欲因府規罰公公笑曰何事乎罰我固將去矣卽投狀乞遞七灘李匡呂亦高士也責其人曰是公豈可以俗僚待耶亟使之摧謝而還其狀罰公詩盡看韻以兩解之一代名流多和之者傳爲禁府盛事其以衛率入京年老眼瞖行步資人然鬚眉益奇古從之觀者皆集余家臨別絲竹以送之廣陵遺響從

此絶矣嗟乎世復有斯人哉公家之爲官僚者五世
而教官則三世也五代祖鷗浦公諱萬甲氣節著於
仁祖朝高祖諱星漢　贈叅議早卒曾祖諱碩佐教
官尤菴宋先生稱其文行祖諱浚監役著洞玄易玩
世不仕考諱蔘以經行薦拜翊衛妣蔚山朴氏進士
鏊之女配鎭川宋氏基孫之女子後野娶掌令崔履
亨女德野娶李顯廸女生二子女適李貞中李宜秀
公生於　英廟辛亥十月二十五日沒以今　上癸
亥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三葬於大興揷峙洞負
壬之原誌墓公實屬余銘曰

特立直行心雄萬夫天賦之豪世謂之迂其道也古貌亦如之子雲之知後我其誰

碑銘

永豐君夫人朴氏墓碑

故永豐君諱瑔夫人順天朴氏葬在忠州德防枕癸之原夫人考刑曹參判　贈吏曹判書諡忠正公彭年祖吏曹判書　贈左賛成諡文愍公仲林曾祖牧使　贈吏曹判書安生妣天安全氏都巡察使彌女永豐君　世宗第十六子也　端宗乙亥閏六月乙卯與母惠嬪楊氏同日被禍惠嬪實乳養　端宗而

禪授之時引正義守國璽永豐適以雲劒入衛故首

及焉明年而有六臣之事全夫人就孥忠州夫人無

所歸孥一女往依之女嫁萬戶李襄孫仍依其家全

夫人年八十三沒於弘治己酉李氏爲之葬夫人以

弘治八年乙卯卒葬邇其母李氏世護其塋永豐葬

高陽大慈山後迷其葬　中宗甲午復永豐宗牒

明宗命復官子孫世襲　肅宗戊寅　端宗復位亦

其事者幷加褒恤惠嬪　賜諡禮葬　英宗乙丑

贈永豐諡貞烈以漢南君玜八世孫世球奉其祀漢

南亦惠嬪出而與於禍也世球又死無後祠版寄宗

人正華家乃桂陽君瑠十世孫也父之事聞亟命以正華繼永豐後今 上己酉李氏之裔箕炯上章告夫人墓圮乞下道臣修封 上始悉其故特官正華子在天令求永豐墓竟莫識也乃築壇大慈寺復歲一望修夫人墓而立碑志其蹟嗚呼乙丙之禍民到于今悲之賴 列朝崇報忠節宣揚幽鬱百世之下殆無餘憾而獨於永豐猶未之盡也今則設壇樹碑官其嗣孫幽鬱畢伸忠節益有光矣 列朝之未遑盖有待於今歟於戲休哉文獻之殘缺庸何傷石泐山頹其惟不泯者在

幻菴法師浮屠碑銘 幷序

西山祖師倡教香山法派宗風代有山門以故香山重於國中而近有幻菴法師者實主山盟焉師名善欽俗姓張生於安州其娠也圓珠見母夢云幼而聰慧絕人初學輒屈其曹偶然嬉戲常作佛事十四辭父母入姑射山祝髮受具於貞策長老居數年叅雲坡和尚於香山坡實西山五世法孫也夙以耆宿稱見師器重之卒以衣鉢傳焉師貌和言約戒行精嚴內典秘奧靡不貫淹而尤致力於金剛圓覺二經晨夜徹誦終身如一日以故遠近宗之爲講師者四十

餘年嘗三設華嚴大會四方風趨執策升座而聽者
會輒千餘人將寂沐浴剃髮正衣命其徒曰淸凉國
師不云乎遇緣不動對境無心則不孤我矣言訖而
化時　英宗癸巳也禪臘六十有八茶毗之夕祥雲
密布靈骨燦然門人道一立禱五日得舍利一枚圓
活淨澈類師之性爰貯石鍾厝于西山浮屠之側從
其祖也抑師之誠弟子曰浮屠外物徒役人耳我則
無以爲也弟子服是誠矣然卒浮屠之者尊師道也
夫無待於外必裕於內師之嗣有教宗而四衆之尊
向之也有以哉余則徵諸一也銘曰

浮屠何湧舍利何沉是師之幻對境無心雲歸上院月出西林是師非幻道在香岑鑱之於石以曉來今

興海九隄紀功碑

生民之本在農農之本在漑故利民之政莫善於廣漑興海傍海而邑澤農多而漑源少邑民病焉 英宗壬午今統制使金公永綏以郡守至乃築十有一堤曰太平曰松洞曰枾木曰都沱曰德城曰余峴曰予美曰城谷曰小長生曰大谷而南星則因前人之績公之視役便衣菲屨雜跡畚鍤寄宿近堤之閭晨出昏息手桴鼓以倡作懸錢布以賞勤具牛酒以餉

勞一如治軍之法衆皆樂趍役必先期用民之隙一歲十一提成太平之趾捐粟百斛購受漑之田按使金尙喆亦助之粟百斛歲收租數十斛屬之民畓以當公費其惠不止漑也小長生大谷二堤今廢而九堤浤浤民饜其惠久益頌之公安東人以武舉歷守州閫所至盡力民國輒有成績時議以戎垣待之不幸罹重獄置對如高允之直　上始以其罪罪之末幾宥還置年格而除郡旋擢之湖閫不踰期授統制使盖賞其不欺也　聖上之勵世如此爲臣下者孰不願爲之死哉惜乎公則老矣與海之績直公之末

也然亦可謂識農之本而勤民也宜民頌之乆不衰也郡民舊嘗治碑圖紀公績而文未具後二十餘年大中適守是郡因衆請而記之辭不必侈特書公之受知於 聖上者以告輿人

祭文

祭林華伯養浩文

記余髫時見公叔姪凍屐叩門松籬堆雪先子迎笑留與信宿寒燈照書四山寥寂子誦其詩響撼氷屋往往逸調楚騷燕筑大阮和之風韻謖謖我坐其側喜欲狂舞公亦愛我捨年而伍遂與過從屆此皓首

差池鴈塔乃居吾後夫旣窮命又何短齡祥縗未闋
繐帷遽冥哀音跨塞官燭涕零及我還山墓草再霜
林皐冷闃里社凄凉竹林之悲復哭山庄芳塵未沫
素琴猶張能復晤言與我疎狂淸揚在目俾也可忘
穉胤零丁獨抱父書尙冀成立食公之餘孤懷悒悒
寤寐宿昔病楓殘菊助我悽惻

祭永湖趙公文

永湖趙公之櫬返自海上就葬于龍津故吏昌山成
大中謹以雞絮之奠痛哭于靈筵而告之曰昔以文
事事公東槎攀公知顧愧我詞華空山落木雨雪交

積雲陽之訣我淚先渴嗚呼哀哉尚饗

祭遲齋金先生文

遲齋先生棄世後三年門人昌山成大中始自西邑返乃哭于墓隧而告之曰嗚呼人天之合是謂之學不有人文曷證天則猗歟先生後百世作厥惟爲學本之於易易之爲書代天立極上爲日月下爲河岳幽則鬼神明則禮樂彌之六合卷之一握微以數顯義以象燭燦然天秩是徵是度九師分裂斯道遂錯傳義旣立理象方析微言奥義後世靡晣先生特起獨追古昔河驪之點庖犧之畫心究指摘縷理銖積

萬世之解若夢始覺推之說卦渙然氷釋象數初炳
萬理俱躍觀其會通于禮三百孔孟叙述虞夏史策
如輻三十共輳一轂古經之學於是乎復天人一德
瞭焉在目是惟先生師心獨得發之爲書彖象是索
程朱之後有此箋釋羣經會源百度齊躅假以高年
卒此重役非求人知盖以俟百小子何幸獲侍丈席
洞陰之朝安昌之夕江山雪月助我清寂風流間發
士友觥軸有弟借隱安此藜藿麟鳳之輝貯之丘壑
牛刀暫試一縣枳棘多積寡亨爲世運慨胡不期願
蓍龜矜式小子不幸乃遭此盡攀誨卅朞愧我不力

全書之托半道而畫尚我致職歲常一覲今來號咷
墓草再宿入室僾然左圖右籍講誦之迹宛其如昨
亡矣喪矣不可復矚筵帷已輟典刑逾邈曷慰余悲
成書盈束行治之文嗣亂有托小子奚述奉以踧踖
尚冀冥佑誘我晚讀未卒之業庶幾追續先生有靈
鑒我悃臆

青城集卷之九

靑城集目錄卷之十

哀辭

慶州鄭生健弼哀辭

青城集目錄卷之十

靑城集卷之十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哀辭

桂塘李進士衡喆哀辭

昔余東遊襄陽得一士焉曰桂塘李公衡喆時公纍然在疚不得與之話言然察其眉宇隱隱有氣不可遏公亦使其姪海靖勸余酒數杯以別及歸京師冢宰趙公問東士之雋者余輒以公對公家起自東海諸父昆弟並以文學名世而公尤卓犖奇偉負不羈之才氣宇軒昻風骨俊竦一見可知其爲湖海之傑

也其爲詩文縱橫奔放頃刻千言雖一時所謂才子巨匠莫敢與之爭勝而公又濯磨淬勵振其才器思一得當於世卒窮躓以沒嗚呼其命矣夫公於世少許可人顧獨惓惓於余余亦一見相投常欲從之遊而未果其沒於京邸余持服在鄕不得往弔後三年乃爲之誄辭曰

襄陽山水絶奇峻左有滄溟右雪嶽天吼峰巒萬千仞削出空中列劒槊風濤日夜激盪潏悍石穹巖泛濯濯有美一人生於此眉顴森然挺稜角崩騰格力發之詩磊落言議本諸學特立矯然似孤鶴毳下羣

雛俛而啄用作時需孰與京千將穿匣玉出璞抑之摧之不少貸胡畀文章與禮樂布衣篛笠放歌廻在山泉清出山濁有時奇氣露眉睫公則頹然不自覺倏忽歸去凌上處呵叱神鬼萬里踔俯視塵寰拊掌笑千世功名眇一握名山大澤逗英氣依舊眞形謝雕斲悠悠我懷豈終極東海空矣暮天邈匪惟公悲爲世悲陳此歌詩警齷齪

蒿菴白公 師周哀辭

古之淸士多自放於山澤之間窮餓困約沒身而不悔者是固分也竊怪夫天之生夫人也所以賦畀之

者如彼之篤而乃反窮餓之困約之沒身而不少惜焉其故何哉嗟乎是亦天之道也天之爲世治也必畀之富貴之人爲世教也必畀之貧賤之士然富貴而行道者莫盛於周公而患難畏約亦莫甚於周公方其憂王室而憖流言也豈不羨白屋之士哉故曰周公之富貴不如孔子之貧賤周公尚然況其下者乎然則天之富貴人者非以榮其身也乃遺之憂也故富貴而盡職者兢兢業業無一時之或逸苟或反是小則辱大則殃適足爲世誡也尚可論世治哉若其淸修獨行之士褐衣疏食槁死窮壑宜若無稱於

世然流風善俗之持世及人反有勝於顯榮者故泌水考槃不過巖穴窮餓之士而百世之下讀其詩者莫不咨嗟興起想見其爲人斯豈非世教之所由與耶梁齊楚趙之卿顧何足與於此哉觀乎此則世之輕貧賤而重富貴者亦可以知愧矣霜雪所以表松柏也窮約所以表淸士也豐於才者嗇於命侈於名者薄於利天豈有與奪哉惟夫人之所自取爾然君子終不以此而易彼也吾鄕有蒿菴白公少以詞章有盛名於世富貴若可以俯拾而顧乃淸介自守落拓不偶卒於無成而齋郞之擬凡十有一矣終不霑

一命信乎其命之窮也老而貧病益甚或併日以食而終無慼尤之色時人之望之如氷瀑之掛峻崖可挹而不可引也及其沒也世之知與不知無不嗟惜曰高士亡矣此可見淸操雅韻之入人者深也古之淸士不可得以見矣得見如公者亦足矣使公富貴顯榮得意於世天固不畀而公亦不能也淸修獨行有補於世固公所能而天亦畀之也倘所謂義命者非耶後之尙論者必有以處公也昔我先君子懷道處約隱于玆鄕特稱公之淸操而評其文以爲得柳之粹者先君之喪公亦爲之挽矣今公之歸也大中

可無一言哉遂抆涕而爲之誄誄曰

黔婁生不云乎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陶元亮盖引之自贊吾於公亦云爾然布衾不斜所以正其終也夫然後吾知免夫嗚呼百世之下庶幾有讀公之文而想見其平生者歟

雪橋安公哀辭

余少而狂愚纔志於學便有縱觀天下書交結天下士之意及壯始得遲齋金先生而師之因以識上游賢士多矣最後識雪橋安公焉其會面也不過一再所與往復者才十數紙也然其相與之深實有終身

不可忘者盖古之所謂士者吾嘗得之於書矣必其才足以濟其質氣足以充其才志足以帥其氣力足以行其志學足以制其力識足以明其學文足以發其識辯足以張其文夫然後方稱成德之士而出則可以建功立事處則可以藴道立言惟其如是也故得其人者鮮矣然則余之獲侍於公可不謂之曠世奇遇耶余於公年輩差後居亦相間未得早與之上下然其家庭淵源之篤平生學術之富聞之熟矣暹翁盖嘗學於公家而得其深者公得其博者沉潛乎六經泛濫乎諸子而至於百家術數之學未始不究

其精而撮其要發之於文章雄深峻偉光芒震耀若
可以凌百代而上之盖其才識之沉實志氣之卓犖
力量之雄健辯論之宏確俱足以將其學而振其文
故其所成就若是其大而卒乃捲而之窮山絶壑之
中巖耕川飮鹿豕隣而土木形也其不爲樵牧之有
者幾希然其聲望之出世如龍虎之藴奇變珠玉之
韜光彩雖欲自掩而不得也吾嘗聽其論而窺其奥
矣使出而有爲庶乎其尊經術而黜異敎重國勢而
制外侮登士類而破淫朋以輔吾東一王之治而惜
乎其止於此徒以文章顯以隱遯稱也嗚呼哀哉記

昔邂逅於原州也藉草少話便視余以莫逆詩札往
復意氣相投雖使不知者見之亦可知其言外有事
事外有心而蟾洲之遇公弟寄聲相問未始爲期而
及余往則公已來矣古人信息之相感其如是否是
亦足以曠世相期也夫並時而相値也不期而相合
也無求而相恃也而乃反間濶阻閡不究其所相知
者可恨也已公平生言議常以 孝廟尤翁之心爲
心其不就職盖亦蹈海之義也高風奇節信所謂天
下士者而世或慮其難繼也名太盛跡太奇余亦以
長源之憂憂公也今以後公之事畢而吾亦可以質

言於世也昔鄭子眞耕於谷口而名震於京師揚子雲書之其策寥寥數語爾梁齊楚趙舉失其富貴而後世稱之賢於子雲今公有子眞之高潔而文章則加之有子雲之文章而氣節則過之百世之下今其可知也若夫窮通時也脩短命也君子何憾焉然公之沒而上游空矣遲翁之道孤矣丹江閔公公之執友而沒又先公一月則君子之運否矣若余者倀倀焉更何賴哉嗚呼痛哉故作誄辭以叙余哀而辭則以招隱之遺焉其辭曰

我思古人宥其遠兮晚而遘公適我願兮貫穿百代

總文獻兮蔚乎其有歛若無兮巢步篠武背衆趨兮
虎豹之姿得所適兮東山之幽桂樹稠兮澗谷谽谺
石路脩兮熊嘷狖嘯百鳥啾兮木食澗飲聊淹畱兮
獨立孤吟標高揭兮悄兮栗冈兮忽羌不可以久憇
曾以是爲不深兮遂卽萬鬼而爲廬薜靑霞兮脩夜
返元氣兮玄初赤松爲君導兮列鈌爲君御俯視人
寰兮孰爲容與老親在堂兮兄弟哀呌朋知慕竚兮
几籍靚妙蘅洲兮菊畹可娱兮可處昌不少畱肆遠
擧兮燁燁兮其靈晢晢兮其儀目存兮道俱形離兮
神悲懷哉先生兮百世以爲期

李童子天爕哀辭

世德之家必生異材天所以豐其報而行其類也然材之成也實難盖其得氣也精理才也篤滋之以父兄之教益之以師友之助澡淬刮磨盡其天分然後方稱其所謂材者成之之難如此而成之未至乃或戕之窮椓其命夭閼其生積聚之多也種植之勤也而輕棄之若仇天獨何心哉於是氣數之說生焉大則歸咎於世小則致憾於家等之乎天道之愆也材者何罪焉吾鄕有李童子天爕者其家代有令德掌令公以名節顯永膺公蓮峰公以學行著一竹公以

義烈重一門八旌燀爀乎吾東其世德之美如此而
君又生有異質纔晬而孤伏母氏側母氏哭則輒哭
如不欲生母氏止則止母氏之不以毁殄者以此五
歲能屬文伯父梅磎公教之以義方華聞日彰七歲
暫遊都下胡使適來同州邀與共觀君愀然不肎曰
世讐也人莫不驚異之嘵乎使其長而立家必能光
大門戶出而需世必能裨益風教而不幸短命死矣
何天之生之難而折之速也世德之報其若是耶適
足以怠善而勸惡也天得無憾哉雖然才之生也以
清氣淸而完者絕少不幸而乖運掩之則淸者先蹶

運固天之爲也及其乖也天亦無如之何矣故賢者之窮厄直士之困躓孝子忠臣之禍殃豈天所欲哉運氣然爾盍於君之家徵之故天之生君者常理也夭閼君者乖運也適君之不幸耳天則何憾焉君之沒梅磎公手草君行錄以瀉其哀而托諸立言者圖以不朽君先君子亦嘗爲之誄余亦承公命屢矣今君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顚髮半蒼白矣鄕里之頭角嶄然者多君之後生也而悲君者未已是亦足以知君也嗚呼惜哉辭曰

昔我始冠見君詩社君時總丱貌甚潔雅發爲文辭

超羣越隊珠玉當座愧我形穢忽焉失之天豈忍斯
大運顚錯華者先萎秀而不實聖人所悲炯然眉眼
如尚見之作爲誄辭以告來時

鶴洞李公哀辭

大中少慕荆南耆舊之風盖其學識足以濟用行治
足以範物文采風流足以及人故出則可以善世處
則可以淑鄉非若後世空言之學也然淑鄉之功難
於善世非擩染者久而信向者深不能也荆南善俗
豈一時之故也耶嗟乎曠世之風尚爲之興慕况近
在吾鄉乎吾鄉尚文而重農勤事而後利耻言人過

失庶幾乎齊魯之俗吾先子及霞谷權公之功不可
誣也後輩雖或榮進鄉望常尊隱德及夫老成凋零
里社悽廓而二三長老幸猶在耳後進之秀者亦皆
蒼白交暎而時則鶴洞李公自洞陰擇里而至年德
儼然爲一鄉之祭酒梅谷李公雪塢白公並公之同
庚也槐巖權子芝溪宋子並公之少友也葉西權子
及大中適解官家居公之胤子亦早登科籍顯揚臺
閣養志以祿麗家炊黍之會殆比屋而設水北山南
杖屨徵逐所講儒術文章所言經史子集所業農圃
花果所娛棋琴書畫良辰美景命酒賦詩岳寺禊被

峽墅牛駕長少忘形漁樵爭席風流照爛宛入圖畵而公又習於古禮深衣幅巾揖讓樽俎後生於公乎觀禮而吾鄉之美益備矣盖公夙承大夫人訓學於內舅尹公出從師友習聞風議篤學淸修將以需世用也時與命乖捲跡長往困厄遷徙不移常操晚而際吾鄉之休運撫前人之成俗寬樂儉勤壽考康寧動息有制敎授無方令德完福俊我隣黨爲善之效吾鄉益信之矣然公常悅吾先子之風恨未及見之而不以大中爲不肖樂與之從頌大中亦幸獲侍公得聞先輩之緒餘及復從官在外六年未歸而公遽

逝矣夫生死常也使擧世之人終始盡能如公豈復有餘憾哉然其生也榮則其死也哀公之沒也鄕黨慕其德宗族懷其仁後生戀其教均是哀也况依慕深而攀遊盛如大中乎嗚呼仁賢去則擧國虛老成亡則一鄕空今公之沒吾鄕空矣大中歸安所考德也嗚呼哀哉然死也哀則生益榮夫惟莫尊乎榮名而公卿爲下故汝南先賢襄陽耆舊直一鄕之尊而後世榮之賢於卿相文獻傳之也吾鄕之文獻苟徵於後也如汝南襄陽之傳則四長麗馬公必居其一也辭曰

生也雖晩志前脩兮被服禮義文質彪兮靑冥勳閥
炳世麻兮故家詩禮篤源流兮肅肅毋儀孟范儔兮
愉婉聽教自孩孩兮終身之哀在腹憂兮曷敢少懈
遺毋羞兮立揚之期學則優兮時命之違絶悔尤兮
獨以志養不外求兮踈眉脩顴滌窮愁兮柴門几杖
澹夷猶兮晩福之侈神所酬兮賢胤致養備牲膎兮
天爵恩榮賁園丘兮親朋雅集酒發籌兮皓首全經
殫冥搜兮間發吟詠屛雕鎪兮七十五年浩自由兮
乘化歸盡窅空遊兮精華上揭燄遠輈兮鄕山空閴
我懷悠兮維春有蘭菊則秋兮繐帷將撤歲月遒兮

咼紓余哀後緋謳兮迸涕天涯閦南州兮馳誄故社報同裘兮

康衢老人吳公哀辭

有求於人朱門紲於圭竇無求於人布韋尊於軒駟故夷焉而山澤豁曠焉而魚鳥馴城市之遊不異巖壑基酒之會足傲公侯惟其無求也故進士吳公士根諱聖植少嘗淬飾材華期有爲於世顧蹉跎遲暮乃以詩酒自放親懿滿朝廷或有披懷以待之而不肯往獨喜與獘褐落魄者遊長安巷陌驢蹄殆遍而朱門傔隸未有識其面者中歲以後窮畸益甚再喪

其配一子輒夭人不堪其憂慽而顧益放浪自喜人亦未嘗見其皺眉晩育一男子憐愛之異甚然出則忘之若遺不問家産有無坐卧無一長物有酒輒招親友然亦不出里閈屋廊半燼如無見也家故饒以故日益落然不少恤也一僮一驢待明而出抵闇而返風雨寒暑幸驢不病爾所至懽然道故醉歌諧謔彈碁詠詩外一事不介意也風議標榜舉世趍爲名利而公獨不一與也平居未甚讀書而彊記絶人尤習於杜詩問之如昨誦也然未嘗以聰明自許遐荒文士如吳尚顥張逵星輩並聚以爲歸公客之不倦

然未嘗因以爲利所得於世者惟寢郎十末擬爾姍
侮旁萃處之甚夷徵言似諷快辯似罵聽者亦不之
忤也以故交遊甚廣而訛毁不及閱世千變而公則
自如逌然而來澹然而去如是者數十年自稱康衢
老人常曰吾不願富不願貴但願遐期過百閱世數
周足矣盖其嗜遊專爲觀世也大中於公後生也公
特屈年輩樂與之遊大中鎻直秘省公輒乘輿而到
放驢於庭竟晷忘返大中適受　賜粻思與親交共
飽　恩私亟貨之市貰酒招朋公與元子才趙文源
洪士範洪聖幾洪稚明至爲初伏飮會者七人公年

最老然神氣最健酒盡而興未已大中旋出嶠郡無何公訃至矣嗟乎死而無憾志其生之無辱生而無辱志其身之無求公旣無求矣又何憾焉使公終身役役求於世不過銘旌書一官也於公何益焉七十康彊無愧而歸正由其無求也黔婁之謚榮孰甚焉得失榮辱不待明者而决然世之求者常多而不求者絶少何哉大中於此益歎公之難及也然使後世知有公後死責也古之所謂玩世遊戲者不過如公而已特傳者張其事爾我則非敢夸也挽幅遠來已後於葬書之爲公小傳送與舊酒徒誦焉辭曰

觀世莫如城市玩世莫如嬉游至樂莫如無愧至貴莫如無求公實具此以盡其壽我書其迹庶公不朽

石堂金公相定哀辭

性焉而不命者君子謂之常命焉而不性者君子謂之幸君子處其常而已然君子之不命實天道之不幸也性命同出於天而二之者時也一失其正天安所平化權而定民志也豐之於界蔑之於施篤之於修抑之於用適足爲司物者之疵不幸孰甚焉以吾所覩記今之不命未有如石堂金公者也天之性公豈不備哉道義之門詩禮之教胚胎擩染特異於人

況又勵志力學篤於寒畯期必振國華而光先烈經史百家病亦不去手也文非兩漢詩非盛唐不道也其自任以文章之重如此內行醇備裕於範物文章又其餘也故學成於家望重於國盛世黼黻之任捨公而誰屬哉及其登上第踐華貫也年德老成而望實逾著廟籌文衡直朝夕事也不幸罹世網擯棄荒野者十數年于時世運方亨材俊畢興聚奎之瑞應之玉府翺翔多公後耦而公則窮且老矣知公者孰不爲之悵悒哉然公安於義命怨尤不色形也方且徵逐雲月嘯傲湖山以發其文章之奇而甘與世相

忘也一朝 上以縣符起之辭 陛之日 慰藉甚勤公亦感激 洪造思以桑榆末景裨補日月之光窮溟下邑豈足以屈公哉 召命且下而公遽逝矣嗚呼惜哉夫豐材篤學偉閥高第此四者世之所同艶也得其一猶足名世況兼之者耶凞運之遭天益相我而反遽摧抑之不少惜及其起廢少伸於以屈天道尚可徵也大化徑促又孰使之然耶性固天畀而命則別有主之者耶然莫壽於名而名莫重於文章夫道德之尊也名節之炳也事功之偉也均之世教之宗而非文章則莫傳故文章名之柄也富貴榮

達顧何足以及此故名者造物之所甚慳也一與之腴必剝其餘工部子厚之文章何辜乎天而窮厄如彼之甚耶故名重而身窮君子不咎之命以其所施者永也天既侈公以名矣何恤乎其窮也幸不幸不足言也性命之論於是乎定而知公者可以無憾也

辭曰

昔吾官夫東海窮日月之所出雲容容而被覆水漫漫而盪潏亮天地之一物胡混洋之無匹惟昭光之洗沐爛天章於蕩汨仙槎寄於水濱檻先照於朝旭嗟先路之媵我詎有俟於公躅移江湖之散襟縱蓬

瀛之高矚端倪曠以一碧浩余忘於榮辱華文結以上薄宛白虹之如玉曾以是爲下襪倏返馭於太淸吸沆瀣之淸爽攬星斗之精英天柱屹以獨峙娩氣格之崢嶸猶睠顧於帝鄉弭絳節於遐征遺琴韻於水國猿鶴凄而齊鳴長空曖以夕照送楚些於秋聲

玄川元公哀辭

可以範物可以長民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者其惟玄川元公乎余於公年輩稍後托交亦晩然略睹其本末公祿位不足動人文章未足跨世然知公者莫不以師表待之是誠何由哉盖具行孝篤於倫常學識

根於經典質厚氣完材足率物非若一節之自好一善之自名故其見重於人如此始公淬厲名節處約固窮高論似激篤行似矯飢寒剝膚而不動謗毁交前而不懾惟古道之是師及其硬者醇峻者夷而衆皆悅其成德曩之訿公者反乃交口推服之不已豐墅李公敏輔嘗與公並僚熟其實行謂余曰夫夫也利不能誘威不能怵李公信知公也仕則直道而行黜亦不撓所至必有成績去思形於謳歌洛園之居足以自娛卒乃捲而歸之荒江絶峽之間芒鞋葛巾混跡漁樵殆與世相忘而聲光之被於人者益長谷

口之耕雲川之釣不過是也 上忽以掌故徵之輿誌起槀俾公居右輕舸赴都羣公虛席 上猶念其衰老問及其起居二年之間官乃三遷黃封降流皓髮滋華 恩賚送行山澤光榮 聖世恩寵於公備矣公亦感激 洪私畎畒歌詠圖報萬一而遽已逝矣飾巾正席無怛無憾哲人之亡遠邇同慽生榮死哀于公也徵惜乎範物之功猶嗇於長民也然時命之故君子何慍焉若余孤寡師友盡喪今又失公悵悵焉其誰賴哉嗚呼痛哉昔余聞諸公英靈之氣沒不遽消爲之歷數其證苟其然者公豈遽消者耶將

駕風馭雲翺翔於廣莫之表而復與余相期耶抑形銷影沉返英氣於山川而不復見耶幽則余未敢徵也惟其餘風遺韻足以參荀陳而踵徐龐起後人於曠世以此徵公可也嗟乎今其可復見耶遂抆涕而爲之誄辭曰

氣足以馭其才學足以成其資行足以盡其分辯足以通其知確乎如石到老不移是之謂成德可以爲人師時命之乖未究厥施來輝去榮獨荷 天慈嗟今之人孰知余悲

李斯擧哀辭

馭才以氣帥氣以志立志以節具斯三者方可以爲
士然氣之貫才志猶心之統性情也故才勝而氣歉
者君子不謂之才進於才者固無論也若是乎氣之
重於用也然氣之用也乃有小大之别吾友李斯擧
有其大而用之小者也斯擧家世單寒生長鄉鄙顧
無足以自振然幼而力學能自得師壯遊京洛因不
失親所交皆一時之選同鄉士大夫莫不愛其才而
奇其志遇之踦其伍也卽斯擧之賢可知余則晚與
之好老居都下始數往來習知其平生殆其有不可
奪之氣而志帥之者也故能不畏彊禦不事權貴義

則勇赴利則退避一與人交終始不易面折人過退無後言禍福窮達視之若一蹈患難而不懾古所謂節俠烈士賴斯舉而見之文藝之名世固其末也嘗遊燕都遇其才俊無不披腹心而待之仕亦未嘗屈其意每酒後縱言奇氣溢發若可以奪三軍而傲千駟也時或指論得失鑿鑿中窾信足有爲於世也及其沒也宰相之識斯舉者無不嗟惜之曰傑士亡矣李尚書文源在北營而訃至哭之甚悲而屏姬樂久之其見知於顯者如此然余之悲斯舉非交好之私也夫士氣安所徵哉天下無事則觀其志天下有事

則觀其節不以富貴而重不以貧賤而輕也惜哉斯
舉無所用其大徒以志氣見而名世乃用其末也昔
韓昌黎誌柳子厚書其求易連州事甚悉反復感歎
謂足以警世而文章則略之乃所以重子厚也故余
之誄斯舉亦言其志節之高世而略其才也嗚呼痛
哉辭曰
安所識淸士處頹俗而若蛻安所識高士居物中而
遊外安所識奇士乃孤往而特行安所識賢士一醜
夷而不爭子之所修宅此其幾抑志居世知者寔希
自君之沒余質徑虧非惟君憾實爲余悲嗟夫親老

在堂子壯盈室孰養孰誨若子始卒年不稱德祿不稱才時命之詘競爲君哀余之惜君實與斯違世教以萎淸士絕寡如君志操古之剛者胡予之侈胡用之淺宰物之爽惑此餘善欽我道窮遽失良儔疎眉秀顴宛在靑眸驪江水浩廣陵草暗自涯而送居者之憾

金大司成方行哀辭

元陵盛際諫臣之選世推副學金公知與不知無異辭然位不稱其德君子悲之乃其胤子大成公繼公登朝謹守家法於世無所與也然權凶憚公地望噘

其私搆以橫禍再陷之不測賴 上聖明得無事然
公畱落鄉里憂畏困蹟如窮人之無歸君子之悲之
有甚於副學公然倚伏屈伸之理徵於公足矣公旣
擯斥在野三胤並益力學伯仲相繼登第選講製文
臣季又成進士黃甲直步武事爾於是 上益知公
之橫逮復授公宿硏未幾擢置泮長 上嘗臨軒試
士兼試講製文臣公率泮儒入庭二胤從公趨班兩
世端笏輝暎韋紳擧朝屬目指爲 聖世之光而世
之談福祿者必以公家爲首夫惟積屈之受大伸橫
禍之招盛福人天若相激也而其實則天定也是猶

冬夏之相反也公則不幸而當其激又幸而見其定天道之反復乘除於一身而徵焉禍公者適自禍耳非天刑則人誅而公焉能禍多見其以福餉也睹此求福於回者可以知誠而正士可以自强公之厚福不亦有補於世教耶然公之謙退自持猶夫畏約時而盈盛之懼常見乎色二亂亦守公法未嘗以材閥尚人世以是益重公而　上之知公也益深海臯之試進塗彌展而公遽病矣大中聞其病也私獨先衆而憂未久訃書至嗚呼哀哉豈公持盈之戒身復當其損耶將名德之輔世也豐其期者鮮耶嗟夫賢臣

之遇聖主盖千百世而一有也公則遇之矣顧横罹世網患難流離分自屛於 明時而權凶旣仆世道彌亨公之進身自有餘裕而况又 主知深家運昌天之錫福於公備矣展布佐佑揚先烈而翊 聖治非公職耶反乃歉其年位不究其施等之於不遇何哉豈復慳之於公如副學公而益昌大其後耶大中交公也晩然方其困也未嘗隨衆疏也及其亨也亦未嘗隨衆昵也惟慕公之謙抑而謂可以攀遊也永今遽止於斯耶嗚呼痛哉榮悴脩短固不足欣戚公也辭曰

系太師之玄胄清白傳於八百楓溪振以節義棹楔峙於故宅貽忠愬於副學儷朝旭之鳳鳴偉世德之若茲夫子以之挻生繩先武而種學早策名於笏班孰時望之或先尚退歛於田間際舜堯之嗣典時則利於進身天門蹲以虎豹競磨牙而擇人公胡爲乎掛罥一之甚而至再疇鉗網之倖免賴 聖明之上在飄危踪於海澨喑孤善於鄉黨猶京輦之或至敢世臣之長往咨常理之屈伸天不待乎十稔嘘鳳毛而競騫蹈虎尾而餘懍彼虺蜮之螫公廼非禍而伊祜今其人也孰存慶於公而獨聚橐托分於窮途公

時客於旅舍招朱溪於近巷挈清醪於良夜晤言長
而更僕晚契敦於乆要謂無庸於畏約行且易於咷
笑公莞爾而哂余子豈嫺於觀變言無幾而幸中自
南郡而兆見瞻日月之特照晰倚伏之斯遄迨佐幕
之返歸遽師儒之超遷睹一家之萃榮比同朝而騰
抃借胥 命於典銜復朝夕於清聘期憂樂之一趨
證雲泥之相忘分新喜於鴈題詡後承之聯芳倏燕
勞之分飛余北出而公西欽英簜之歷試悵山海之
遐睽推雅志於悖盈聞公疾而獨憂幽音屆於塞門
攬遺芬而涕流懷前娛於逆旅阻歸櫂於江漢傷年

位之復歎惜展布之未半豈宰物之再慳將益昌夫後人惟際會之不世曁謙牧之邁倫寧斯世之復覩寔君子之深慽欽未終於報效結遺恨於掩幀懷藥棘於日下竚先志之篤追徵哀誄於露薤託回風而馳辭

李懋官哀辭

上之初服建　奎章閣選置閣臣仍置檢書官以貯文學之士李君懋官首膺其選珥筆肘簡出入邇列國有書籍之政無不與也漢之侍中唐之供奉不足比其榮也自有蔭仕以來未之有也於是懋官之名

譽耀一世所至人皆屬目焉文章之遭遇莫懋官如也始余識懋官因元子才日本之役與子才俱道閩其贈行軸得一詩序光鉎射人不可狎視驚問其誰製則乃懋官也及歸即就之懋官年尚少文弱甚然著書已累篋矣未幾老成多折輩行與交一時名勝無不重其文章而樂從之遊得其評批珍於金璧洪澹軒大容朴燕巖趾源最其得意交也然懋官之學不專爲文章也蒐羅古今貫穿宇宙兵刑禮樂之盛仙佛神姦之怪文字制度之懿夷狄獸禽之醜手抄心識蓄爲常用而考据辯證又若顧炎武朱彝尊之

爲也其意盖欲集千古之典章任一世之文獻也不亦偉且壯哉甞入燕都遇其才俊則無不傾心結交欣若夙覿而浙江潘庭筠相其眉目謂之異人後復寄詩許以東溟第一流也然懋官不喜貴遊不事程文端居教授從之成材者衆内行醇備敦尚人倫一與之交終身不渝性又清介絶人固窮忍飢人所不堪安之如素其以青莊自號亦取其求食不移喙也常以枯死窮壑爲期而於世不蘄遇也檢書之命忽自天隕羣公迭剡 聖上特知如獨爲懋官設也承 顧問而叅述作懋官之才學於是乎展 榮寵

多外臣所未知也餘蔭至及其二弟然懋官逾益謹愼出入 禁闥十數年小心如一日破靴弊帽徒步趨闕衿氣華色不見於貌出涖郵縣律已益嚴古所謂處膏不潤於懋官見之以故修潔之操孚於上下不但以才學重也余之待罪外閣賴懋官在內省步趨常與之偕及撰海東邑誌子才亦承 命而來梨營 恩醞乃懋官爲之主也余又比屋而居朝夕過從殆若形影之相隨一日不見曠若三秋卒之離合存沒之感萃焉子才還山遽沒余哭之其館今又北出未久懋官之訃至矣嗟乎子才猶長我十數年

矣懋官則少我九歲而乃遽先我逝耶子才喪而吾無所聞過懋官亡而吾無所質疑反顧倀倀吾誰與歸嗚呼痛哉然是猶戚吾私也夫天之生才將用之世也況又 聖人作興萬物咸覩寸藝尺能無不自達於 上俱以得時爲幸況懋官之才之美而遭遇如彼之盛耶是必不偶然而生者也我東文獻三國固貿貿也高麗稍襲中國之制然猶金元之餘也我朝則 列聖繼興名賢輩出制度文物彬彬乎三代之盛也然文獻之在下者如十志三通之類尚未有作者 聖朝有餘憾也然作者之爲難從古然也有

其才患無其學有其學患無其識有其識患無其職
有其職患無其時故二十一代之間文獻雖博述作
則無多也今其才也學也識也懋官皆兼有之而職
則班揚之叙述也時則堯舜之制作也又幸生於諸
子之後得盡天下之觀而 聖上之責任懋官之報
效惟此之爲職武譜之編即其一也文獻之成書非
其任耶然則懋官之生也天若有意於斯而反乃促
其年命不底厥成何哉將文獻之猶有憾而叙述之
尚待人耶夫以眇然一布衣位居百僚之底而文獻
之責莫之尚也久於世難矣不然以其英明之氣恬

靜之資而年不及於下壽耶嗚呼惜哉詞曰
在地爲珠玉在天爲星宿在物爲麟鳳在人爲靈秀
是皆氣之粹君惟得其一挺生旣超凡修飾亦罕匹
材以品爲貴學以心爲師聰明與玄悟獨擅天下奇
孰知琮璜器乃在蓬蒿室希音忽上聞 異渥遽旁
溢聯翩四檢書讓君立上列簪筆上 玉階顔貌皎
氷雪漢則掌故吏唐則供奉官直爲 恩榮重還忘
轍跡寒豈惟羣公賞偏荷 九重顧密勿 前席對
全勝賈生遇蔚然文獻任當世捨君誰天生博雅才
用貴 聖明時其來諒未易其去一何速江山返英

氣簡冊駐剩馥在昔五山没奎躔實示咎我未解天
象於今無此否渺然人亡痛何地洩吾悲精爽豈遽
散夢寐或見之鬼唱江南士巫招塞北雲泉塗目猶
視忍訣堯舜君況君長逝後喪難偏君屋咽結西河
涕從子就山麓孰能賙君家如郊有孟簡廣文自君
始榮名固無限泚筆寫哀誄吾道泫益孤錯莫公私
憾　昭代失鴻儒

吳伯深哀辭

吾黨不幸去年之春失李懋官今年之春失吳伯深
嗟乎懋官之沒如玉碎星隕伯深之沒如虎倒龍顛

此舉國之士所共悼惜豈獨吾黨之不幸哉乃其私
慽則並捨老親而逝者也何天之偏降酷於孝子耶
嗚呼哀哉余之交伯深最晩方其名聲藉甚於塲屋
間余在鄉峽漠然不相知也及余從宦於洛則伯深
反浮游京外面雅亦未厚也卒乃閱歷多而際會盛
聯武於承明著作之庭而相知始深矣伯深内行醇
茂孝於親友於昆弟篤於宗族故舊家居躬執鄙事
如始不官者然於書無所不讀尤好易及朱子書著
述甚多政事過絶於人所至縣邑具有成績可紀去
後之思逾益不衰要之非百里才也鄭右相弘淳嘗

欲超用之而未果伯深氣格豪雋識解明確若可以將三軍折羣疑而有裕每稠人廣坐抵掌談辯一座盡傾莫之與亢以故知伯深者無不以人傑許之然伯深之屢被齮齕於世亦未必不由此也伯深世受知於閔右相百祥而弘燮乃其螟子也弘燮敗而累及伯深坐廢十餘年卒之幽光上徹始除利城以其親老亟 賜恩遞繼得保寧三爲文法所中中輒蒙貰伯深感激 殊眷誓以死報解官而身遽沒矣夫驥步局於短轅鸞翮鎩於叢棘從古志士之所同感也然亦有時命之異焉伯深之曩之枳閼時固然也

晩結　主知若可少展其材具而卒止於此庸非命耶生之欲其用也用之欲其成也宰物者於伯深得無反其常耶然士生斯世淬勵材具不負受中之責一幸也立身揚名樹英望於當世二幸也遭遇　聖主備受特達之知是又其萬幸者也從古材俊之士得此者有幾伯深則具有之矣是亦足以自快於千古用未稱其才也何傷哉得於此則失於彼理之常也且其慳之於今將欲闡之於後也天之餉伯深不已多乎持此足以慰長逝而勉後人也若余之白首孤寄連喪兩友如距蛩之失耦倀倀乎此吾誰與歸

隔歲二誄非惟悼友正所以自悼也嗚呼哀哉辭曰

英俊之才世不常有輔才以學其質益厚發爲事業踐爲行檢氣由此養志由此慊是爲通才可使大受維伯深父此厥猷守材具之富問學之備場屋盛名直其餘事晰乎政務達乎內外牛刀薄施至輒稱最橫逆之來子則何損力田劬學窮益務本及尹環衛俾獻長楊紫衣傳促榮動禁廂余亦被 宣夜入喉院躡子清塵荷 上寵揀雋則輒讓衆孰與京繼又應製隊亦摛英粉署華硯吾惟子即豈以聲律推乃氣力 丹批降霄艶於桑暾愧居盧前偏辱 君恩

循轍之謹 衮褒偕及感 恩之製同在外邑渺然南北聲氣相傳迨我徙郡子則歸田篤勤親養寔藉君餘蔭卒宿志勉作成書報答之願矣以一死展拓之步亦豈此止脩期遽促孰司其正幽音跨塞執書涕迸 君親一念結轖昭冥恐遽永訣目其能扃天生人傑用乃止斯豐玉荒穀並壽厥施念子氣魄鍾自川嶽沒豈徑消逌見其卓英靈陟陛薄彼玄宙篤策風霆捫歷星宿帝居孔邇天路豈窄游戲自專軌轍靡隔尚戀 明時睠顧 清閤跡留玄亭詞續文園餘芬剩馥沾丐後人我作誄辭式表世珍

松巖李公哀辭

有君子之才者未必有君子之志有君子之志者未必有君子之行三者具然後方可謂之全德而如未可得兼寧捨才而取志行也才固難也然志行之於人本也才則其餘也然世之以才稱者多以志行稱者少令人之不及古非此之故耶嗟乎以余之所睹記勵志篤行無愧古人者其惟松巖李公乎公少學於吾先子屢至吾家又與余學易於遲齋金先生余又覊宦在洛客於公屢歲知公本末宜莫如余公至性過人內行尤𡠹孝悌盡分事仲兄如嚴父即其所

嚴事可知祭雖在外致齋如祭篤於儔友慈於惸獨不喜華飾不慕榮利閉戶端居如處子定僧以彼之志行雖無學問之助亦足爲一世之淸士況其寢處者古經也寤寐者古道也雅志常行惟欲追古人而伍之力學孰過於是天賦之美輔以學力可不謂之君子儒耶以故見諸行事者皆可爲矜式義所當爲死生不足懾也義所不可賁育莫之奪也秉心寧失之苦無失之懈執德寧失之固無失之蕩行或歉意怵若負戾推善讓長勇於屈己矯然而退睇湛然而潛思萬世也而朝暮千里也而尺咫幾若可以跂及

而卒不能至者非志行之不足所未至者才也故如公者作於貢擧之時則得出於科目之時則達斯君子所以亦有古今之異也惜乎乃其矜式止於家鄉也卒之病益痼而命益窮則公亦無如之何矣然一硯一几手一經而終日白首如始學也朱夫子所謂一息未泯此志不容少懈者今於公見之推斯道也懦可使立鄙可使敦不足爲世教助耶夫周官之三物賓興六行居其一孟子曰士尚志若行與志道之終始也公之以此終身足矣若今之所謂才者公亦不屑有也余於公平居議論殆無不到嘗笑語公曰

使子爲漢文之爭臣康節之執友則何如盖欲矯公之過執也公亦笑而不答然余之志行愧公多矣尚安能爲公助哉嗚呼抵老相照惟此心爾今遽隔以千古曉言疇昔邈若山河蘄名於後亦非公願然志行之不可泯者烏可以無傳遂抆涕而爲之書以卒後死者責辭曰

哀一士之不偶古之人而今世行何獨其潔飭志何獨其卓勵兀癯容於閒居耿苦心於潛契諒性分之絶人矧家法之邁儷惟小學之律身縱在昔而罕媲幸余托夫蘭室與共榻者幾歲先君思而對勗長者

教而偕逮蟾江杳而雪皓葉岫寒而烟霽林園遂於
檜巷宛小山之叢桂専講劘於古經撿頌雅則彖繫
欣並好於翰墨願同傳於儒藝風流爛於靜暇異素
好之孤詣忽反省而獨喟若脩程之長滯豈材學之
未逮將時命之忒戾嘐嘐志而曰古宜在今而鑿枘
藉或歉於芬華寧爲病於德慧維至行之過拘信苦
節之難繼及余官於海濵子則返於湖澨慚凋神於
米鹽豔竭力於孝悌晨星邈於北南獨魂夢之交逝
年並高於内行志逾惕於外厲崔無私於尺帛庚不
儡於凶癘徵花樹之篤娛亦推友於棠棣安犕糲如

定分愾褒馬之獨獎一息頃而寧懈吾得正而斯斃偏窮命於晚節孑一身而枯蛻證遺恨於苦癖歛毫墨而偕瘞嗟螟子之繼没遽又斬於淸系遐貞士之酷阨濟老昊之難諦希知德於濁世孰幽光之標揭哀誄亦其後時攬春薤而沾袂冀九原之相照敢一言之或賛懷江漢之永阻以朝暮而遐討

洪公晦 顯圭 哀辭

故家名門多生公輔之器盖其胚胎擩染專是世德之餘居養熟習無非家法之懿而賔祭之政可推之朝廷僮客之馭可移之牧帥幼而凝重因其性也冠

而端厚守其範也壯而勤勵率其職也長而寬裕成
其德也學識則書籍具焉聞見則典章熟焉至於章
奏簡牘之文進退承接之節寒暄則多未之嫺而公
孤之家視若茶飯需世之具不已足乎以故世閥之
門不生才則已生則必賢於人況又行之以謙恭濟
之以器量則公輔之德備矣鍾鼎便箕裘也雖欲捨
得乎以吾之所睹洪君公晦其人也君生於世德之
後禀質也美受才也優幼不設惰慢之容壯不見驕
矜之色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世寡名利之慾以故年
未三十而公輔之望歸之長者有事輒就問焉即公

晦之賢可知使生於寒畯之屋亦足以材用顯況其地望之別耶乃其積累之厚又有別於人者北谷相公雅量鎭物厚德裕昆風範被於江漢之間愛懶公承之布素而儲重望文識與趙東溪龜命齊稱而不幸無年未究厥施時人之悲之如江左之喪衛玠也及其肖孫又復如之卽公晦之祖考也若其世祿不過蔭耳尊公夙以材學名世黃甲直掌握中物也顧乃捨之若遺低就蔭調不食之報必在其後匪惟屈伸之常理也公晦屢入經講幾第者數而 天奬亦屢及之世皆以爲朝夕可必也而卒無成又卒無年

何哉嗚呼其命也夫莫難乎才而非器則無以受莫重乎器而非德則無以鎮莫盛乎德而非命則無以行具是四者乃可以需世然才也器也德也固公晦之所自有也命則天也公晦其於天何哉方今 聖明建極材俊登庸名門髦士接跡交升旁搜草野殆無遺逸而獨公晦則衆期其達必先伍光其世閥者乃遽短命死矣嗚呼哀哉且公晦之材器不可以一藝稱也然其發於聲律者亦且超詣不羣直以其韜匿不衒知者鮮矣沒而後始出其三齋百選三齋其自號而百選其自抄也尊公持之而慟盖亦始見之

也笙鏞黼黻之需斯已具矣假之以年老成其材豈
不滋爲世道光耶嗚呼惜哉然方長之折枿必加茂
是亦屈伸之常也公晦之孤穉而凝重如成人公晦
未食之報必於斯發之惟此可以慰長逝之恨而紓
高堂之悲也歟嗚呼痛哉辭曰

胡使之秀而不實也旣畀旋奪若相嫉也世德之餘
又復屈也問諸眞宰辭亦詘也有子克肖待是發也
無怠乎善報賢閟也

鄭公執東圭哀辭

善息鄭公如玉樹挺峙傍無附枝少余覩其風儀竦

然敬之老益不能忘公旣韜光匿彩隱於祿仕志逾高而身逾詘不食之報當在其後反乃再遭逆理之慘老益窮獨天理安所徵哉悲夫公之二胤並愷悌慈諒裕於承家而次弟喪亡其季公執於我逾親公亦最愛公執沒亦過時而慟屬余以誄詞且曰吾兒宅心如錦無忤於人精介異常決非妄作之人札翰優於需世嘗亦再中泮庠之解並可書也公非私於子者余亦識之也孰宜公之乆益慽也世衰運否君子道消則如公執者夭折固亦有之乃今 至治昭融世運方亨仁賢之壽材俊之達並理之常也又況

名門英髦接跡交升此非公執時耶公以桂肆舊僚受 知實深嘗去官而爲梗民所誣有司請逮問公上曰鄭某淸士也寧有犯科其勿問公之受 知於聖君如此世益知公之賢公執之才而承之進則必爲 王國之吉士而卒短命以没豈名門之不幸耶獨才子之無命耶夫惟苗秀之歎今古之所同慽而公執之適益可悲豈非以其世哉信乎天不可諶而命不可識也詎不重爲名門慽而賢父慟耶嗚呼哀哉然命奭於性君子寧捨命也壽而頑豈若夭而淑哉公執之得於性者足以有稱則命固無論也豈足

爲公執慽哉然公執不幸無年未及自見於世見之顧在人也視今世文章無足發公執之光者尊公縱以哀誄見屬余亦非其人也安足慰公之悲也是惟可哀也已辭曰

子之始生天豈嗇命承父之賢値世之　聖才足有爲用則無競於時也瑞於家也慶曷爲中折宰失其正玉缺蘭摧徑奕其性性命之乖今古同病炯然泉隧幽光掩映餘芬在世視此薤詠

貞夫人洪氏哀辭

婦德徵乎外家政成乎内覿德於外所以觀内政也

故見夫子之謙恭則知其內之端莊見夫子之潔廉
則知其內之謹約見夫子之勤儉則知其內之貞固
見夫子之慈惠則知其內之和厚斯道也不相須則
不交濟以之爲政福亦隨之刑家之懿孰過於是厥
或不幸而處其變則動忍以安分惕厲以俟命縠佩
負戴各循其常疏糲糟糠安之如素然後方可以處
艱而無咎茲又儉德之功而內政爲之主也然是猶
常變之判也若夫否泰屈伸之交其難殆有甚於處
變者夫在莒之儆固君子之所常持也然不家人上
下並體其蹴踖之意則未可以撤其憂也於斯時也

德之賫於內者不益厚耶故不有賢配無以善其變
也衆福之歸固其所也具是道者於今世也其維柯
汀尚書趙公之夫人也夫人之賢以公知也夫人南
陽洪氏家閥爲世冠冕曾祖忠簡相公外祖文翼兪
相公夫其世德之美女訓之正固夫人之所自有也
及歸於公公家方鼎貴矣然公未嘗以富貴尚人謙
恭自其少年時削衣食遠貨色力學淸修以至顯揚
是雖公之自致然賢助之功半之徵諸天道陽功不
藉陰耶然倚伏乘除亦天道也處得其常困必復亨
公則暴當其阨緹[illegible]之孝天實鑑之終乃屛處荒墅

如窮人之無歸然惄尤不色見也好遯安貧惟盡吾
分閨閤之助於是爲大及夫泰運回而直道伸公復
當其亨矣出則保釐入則財賦廟籌朝望並趨之矣
然公居之若驚而意逾下潔廉於官勤儉於身慈惠
於人並其謙恭之推而盛德之符也況其憂戚之所
成困衡之所作又增益之斂退之意不移於庭闈謹
畏之色不渝於盤匜夙興夜寐奉職如一再辭腴蕃
婢僕亦無憾意卽其刑於內者可徵然非夫人之從
順家範亦何以成哉大中又聞諸公矣夫人聰明絕
人夜能辨物而逾益韜巽處艱二十年一言不及爵

祿乃其貞固也如此其餘可推而知也及其歿也
上嘗語筵臣曰予聞趙氏婦容德俱盛宜戶判之甚
悼之也夫人之德盖已聞於　九重不亦休哉處困
履亨一是德也衆福不歸之耶以故壽届周甲爵列
命婦三子並修潔好學克世其家歿則歛於夫子之
手婦人之福於斯備矣況　聖明之知及於身後其
爲女教之光而世道之幸也大矣豈獨夫人之榮哉
大中公家舊客也備見其屈伸而益知夫人之賢迨
其葬也因其長胤之屬謹具書之且以祝公之終始
係之以辭辭曰

婦道無遂因夫而宣安於處約益見其賢簪珥之榮
知德者天徵之在後女史之編

徐訓將有大哀辭

英廟癸未余從通信正使濟菴趙公入日本今大將
軍徐公亦以幕佐從一見相得年又同庚然亦負氣
不相下當渡壹岐海順風驅帆疾勢如箭踔四百八
十里纔三時耳半渡上使船鴟折幾覆使相負國書
立船頭督衆救船梢工東手船中並無人色副鴟東
於柁屋卒不得拔公適病卧遽起奮椎碎其繫遂拔
而就鴟穴急湍蹴之以入船遂獲濟是雖天佑非公

之膽力何以致此自是一行皆稱徐將軍然公則不
自功也公家世儒素非欲以韎跗進而特其英武自
至投筆戎垣亦有尉薦者公素善大字倭人以爲寶
及爲統制使至卽捐千金貿南原雪紙日習二卷乃
書洗兵舘額揭之魁偉稱其舘公之大字遂擅名於
世公雖顯貴未嘗忘貧賤時居室覆以茅喜賔客樂
施與仰哺之家不可勝計外內摠兵三十餘年未嘗
殺一人以故捐舘之日五營之卒聚哭公門如喪其
父性又勤孜未嘗自逸治園圃藝禾稼牛羊雞豚牧
若鄕舍花木亦取有實者一果不虛植也教誨子孫

各以其業不使之遊敖以故成材者衆公退輒赴射場盡乘乃返日以爲常風雨不廢也及射力減則乃課習書日磨墨盈升其心力又如此然是皆公常政也乃其大者存焉所貴乎人者以其有信義也夏侯令女不云乎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彼女子尚然況丈夫乎然世之踐此者鮮矣公於趙公固非尋常幕佐而趙公之罹阨也權凶煽禍事將不測而公獨徃來省視未嘗少懾及其遠謫送之江外旋爲北兵使走伻數千里饋以藥物趙公臨沒猶喚公名而思之柯汀之處窮亦近二十年知舊皆

絶而公獨加厚問遺如一及柯汀起廢門闌復盛而
公則無伐勞色也推此誼也臨難詎負國乎是故笠
轂之傍豈無睢盱而信義素孚禍患不侵卒以功名
終郭汾陽不過是也公雅不喜聲樂忽於南園别業
延賔佐招聲妓盡娛五日而罷返而示憊脫然歸化
在傍者亦未知也大歸之期公則自知耶益見其完
福也南園則勿川元老之故居而亦海行舊僚也勿
老去而園爲公有樹木加茂池館稍廣爲公收穫之
所而余亦屢至也今焉已矣傺戟之門蹤跡自疎而
心期則深乃遽隔以幽明嗟呼今世可復有公哉猶

有柯汀與道舊也盖公智數優於牢籠而其性則直執守近於滯固而其用則通正其所以得衆心而智福之稱交歸之也此非治世掌戎者法耶遂爲之辭曰

智未必修其命福未必厚其材公則兼之任重無災樂彼者園林木翳如桼戟猶設鼙鼓徑虗滄海之契白首之涕人亡之慟豈惟傷逝

瞿圃李汝亮哀辭

瞿圃李汝亮寢疾沒於京苐得年纔四十六訃至余執書而涕曰惜哉今世失一俊人恨余老病不得往

視其歛未濟堂金命汝則將發湖海之行赴哭之甚哀然是皆知愛子者也乃其嗟惜疎昵同辭喪之翌日適朝會辰也上自公卿下至隷臺莫不皆然太湖洪太和子外兄也目覩之班行以語余者如此以是推之北州人士尤必有涕泣而相弔者不知子何修而感服人至此始余遇子於東萊子舍時子尚少而文章器識已足尚人與至宋公壇乃泉谷殉節處也爲之酹酒一杯相與痛飲大醉夜深不起劒舞前聳月色交映視子眉間直有吸滄溟蹴倭酋之氣余益偉之子之伯氏登第與賊臣洪國榮忤及國榮擅權

削其全榜以逞其憾世莫不寃之而伯氏亦遽歿矣
先公痛切心曲還朝則欲陳章籲寃嘗諮於余余曰
無以也二哥必登第登第則寃自伸矣時國榮已敗
死而吾言亦倖中然子於科甲未嘗苟也嘗入殿講
將賜第子俛而奏曰一字適誤臣實自知未敢受也
上益器重之未久登第浸浸乎將大畀也然常欲挫
其氣而用之謫補北邊殘堡内則典涓司官以困之
矍圃之號亦以　上之目以狂也然子志則未挫也
盖子以宗戚世臣一念宗國未嘗從俗俯仰必欲納
君於無過措世於無黨而自待則有犯無隱之義也

故遇事力言不避時諱一疏纔騰衆怒交萃 上雖
憐覆亦未如之何矣及其對吏明將置供片言失對
必無幸矣 上乃夜遣近侍入獄視其供草慈母之
顧復不過是也爲臣下者孰不爲之感泣哉如子者
所謂内結骨肉之親外托君臣之義者也遂試於外
四爲北倅所至輒有成績威而不猛清而不介一錢
不自附也而當其用則千金不吝文章之壯偉得於
北者爲多謗熖稍熄進塗將闢而遽遭 天崩之慟
如喪之慽薄海惟均而子之隕毀實不欲生方喪纔
訖而便告逝矣雲鄉歸拜終遂蓐蟻之願苟其不死

而世有橫議必不從俗而苟容國有外患必不負義
而倖免今焉已矣生則徒受　聖主之知歿則長紆
志士之慽嗚呼痛哉吾嘗以騏驥之誤蹶鏌鋣之遽
缺虞子而萊山之詩亦以廉角之未盡化規之子亦
犂然而笑子固以一飯之先右我而逝反先於我耶
世或謂子之病祟於欝而夭年亦促以子之達識豈
其有此然龔勝之歿年乃七十九也南楚老人猶惜
其夭天年況未五十者耶君子安時處順而已安事
乎欝然其瞿圖之自號也常懷遠遊之志而若欝欝
乎無所適也間以語余余答曰遠遊不如靜坐乃今

知其邁往之氣自知難容於世早願屈左徒之遐舉耶殆其所以促年也苟云以枳而贄淺之知子也子之以言忤世與柳原明星漢同而原明亦遽夭矣然原明被鏑於異趍子則受戈於同室不幸益甚矣其亦歉矣太湖又言子屬纊之前猶念我不置必欲一面古人之相知令於子見之雖余老病垂死安得無過時悲也然吾非私慟也實爲時惜也遂爲之誄辭曰

雋才易蹶傑氣易折子兮兼之曷不徑䟖既勤其賦胡遽其奪冥昭交盭孰尤宰物楚臣之問只自訴屈

一瞑而不復視徒吾心之怛怛

慶州鄭生健弼哀辭

谷口鄭公嶺之賢者也吾嘗造其廬山扉靜暇故書盈架一子傍侍淸修見於容儀信稱其肖子也公到老力學所得於人只一上舍生也意其積累之發必在其子及余北歸公書屢至訊問疾苦多於舊識而卒乃以子訃來嗟乎才子之慽賢士之窮今古之所同悲而今遽萃於公家耶世運旣下天理孔舛不幸而罹其厄者天亦不能爲之主也人其如之何哉於是任命之論作焉命安所徵哉理徵於天事徵於人

人天一也而異之者時也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然世
道之亨莫今若也草野材俊之士于于乎日進於朝
而嶺之熈運亦庶乎文明之舊也然公則懷實韜光
窮卧荒谷　明王不及知刺史不與聞而肖子又夭
矣豈司物者値其宰耶天曷故焉惜哉君延日人徤
弼誠夫其名若字也得年才二十八公屬余以哀辭
書再三而辭益悲盖以其自哀者哀子也余之哀之
亦然辭曰
在古之人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哀今之人邈此上世
吉或徵善菑輒咎命夭壽通阨孰司其正緬彼谷口

霜霰交積蘭摧其質桂隕其馥俊士之窮重貽斯慽我所欷者蒼昊莫質仁善奚勸反酷其罰然而壽於揚烏富於黔婁有子繼祖亦既抱書是亦足以塞親之悲而慰幽恨於泉隧歟

青城集卷之十終